

T 5238.07/4643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AN 12 1960

31

陸  
宣  
陸  
貞



古文世編卷之六十一

與詹事江總書

陳叔寶

令百官舉士詔

夜亭度鴈賦

楊都皇覺釋法朗銘

南越木槿賦

江總

山水衲袍賦

永陽王齋後山亭銘

芳林園天淵池銘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



為陳六宮謝表

與兄子秀書

陳暄

北朝

魏

祭嵩山文

拓拔宏

答豫章王書

崔曠

陳時弊疏

王肅

言志書

蕭大圓

竹花賦

閑放說

請築長城表

高閭

重守令疏

辛雄

興學育才疏

羊深

兵政疏

羊謙之

釋情賦

李騫

東宮侍臣箴

宗欽

高允論

游雅

白鼠疏

盧昶



東宮諫疏

高允

風俗諫疏

徵士頌

奉勅撰酒訓

明堂學宮表

李崇

選邊戍議

袁翻

安置蠕蠕議

古文世編卷之六十一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與詹事江總書

陳叔寶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墻面卓爾出羣斯



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  
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竒士此故忘言之  
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  
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  
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為布  
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  
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  
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漾或翫新  
花時觀落葉旣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  
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  
並留情致目謂百年為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  
蘭摧遽從短運為悲為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  
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恒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  
叙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令百官舉士詔

陳叔寶

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道和羹是隆大厦上智  
中主咸由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思所以登  
顯髦彥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卜申且  
疑慮景夜損懷豈以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  
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內外衆官可各薦一人以  
會彙征之旨且取備小大之用其有負能仗氣  
擯壓當時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人生  
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銅



馳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  
矩矱

賦

今言舉士館  
刺叔寶

夜亭度鴈賦

陳叔寶

春望山楹日暖苔生雲隨竹動月共水明暫道  
遙於夕逕聽霜鴻之度聲度聲已悽切猶含關  
塞鳴從風今前侶駛帶暗今後羣驚帛繫今書  
字滅蘆束今斷銜輕行雜響時亂響雜行時散  
已定空閨愁還長倡樓歎空閨倡樓本寂寂况  
此寒夜褰珠幔心悲調管曲未成手撫絃聊一  
彈一彈管且陳歌翻使怨情多



楊都興皇寺釋法朗墓誌銘

陳叔室

洪源遠采傳芳馥蕙君子哲人英芬是繼朱旄  
 旣杖青組仍曳紉虎戎卸貳貌狄制功可冠軍  
 業非出世揖彼聲色超此津濟津濟伊何裂斷  
 網羅恐衣早記乘樓夜過航斯苦海涸此愛河  
 若非智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慧日舒光旣推  
 衡櫓自闢金湯夢齊鼓說應異鍾霜識機知命  
 同彼現病夙心栖遁度脫難竟化緣已矣乃宅  
 丘窆智炬寂滅頽巖遼夏空岑搖落寒侵絃餘



月暗霧下松深香滅窮壠旛橫宿林切切管清  
遙遙鼓聲野煙四合孤禽一鳴風悽唄斷流急  
寒生神之淨土形沈終古勒此方墳用旌蘭杜

南越木槿賦

江總

日及多名蕤賓肇生東方記乎夕死郭璞贊以  
朝榮潘文體其夏盛嵇賦憫其秋零此則京華  
之麗木非于越之舜英南中斬草衆花之寶雅  
什未名騷人失藻雨來翠潤露歇紅燥疊萼疑  
繁低莖若倒朝霞映日殊未妍珊瑚照水定非  
鮮千葉芙蓉詎相似百枝燈花復羞燃暫欲寄  
根對滄海大願移華則綺錢井上桃蟲難可雜  
庭中桂蠹豈見憐乃為歌曰啼妝梁冀婦紅妝



古詩集卷之六十一  
二百廿二  
蕩子家若持花並笑宜笑不勝花趙女垂金珥  
燕姬插寶珣誰知紅槿艷無因寄狹邪徒令萬  
里道攀折自咨嗟

山水納袍賦

江總

皇儲監國餘辰勞謙終宴有令以納袍降賜何  
以奉揚恩德因題此賦濫時來之寵沐振長纓  
以祇肅奉性與之文章侍相娛之絲竹解女蘿  
之山帶佩流霞之羽服裁縫則萬壑榮體鍼縷  
則千巖映日圖島嶼之削成寫淪漣之徑復埒  
符采於雕煥並芬芳於蘭菊憫四選之徂遷軫  
百慮之迴遘霜飛空而浸霧鴈照月而猜弦聽  
風鍾之易近對水雷之踈懸若董之百結同衛



服之十年嗟班鬢之已颯愧治袖之為妍謝衍  
珠之有報荷隊履之無捐

山不... 永陽王齋後山亭銘 江總

永陽王齋後山亭銘

江總

叢臺造日溜館連雲錦墻列績繡地成文吾王  
卓爾逸趣不群梅梁蕙閣桂棟蘭粉竹深葢雨  
石暗迎曛激流疑䟽構峰似削苔滑危磴藤攀  
聳岑樹影搖窻池光動幕月澄遙淑風清近壑  
雪岸難消花園易落高桐百尺垂楊五株開榮  
九畹結秀三珠山條紫的水葉紅鬚抽芳繞露  
接翠分衢亭謹旅鶴浦噪驚鳧前列牧馬後招  
郇伯諷誦楚詩精微沛易叢桂留賞散金匪惜



不羨睢陽還唾碣石馳聲終古服義無斃

芳林園天淵池銘

江總

歲次執徐月緒大呂爰命梓匠廣脩畚鍤標置  
舊趾開浚昔基東西彌望雲霧之所澄蕩南北  
紆縈虹霓之所引曜曉川漾壁似日御之在河  
宿夜浪浮金疑月輪之馳水府前瞰萬雉列榭  
參差却拒三襲危巒聳峭瓌鳥異禽自學歌舞  
神木靈卉不知搖落但叔皮覽海序螭蛟之汎  
濫吉甫臨舟美檉松之蒼茸尚復著在吟咏緘  
彼緹緇况我君門盛事未紀謬頒待詔謹製銘



云  
石溝溜密蘭渚潮平九華閣道百丈層盈液搖  
殿色殿寫波明

梁故度支尚書陸君誄 并序 江總

君諱襄字師卿吳人也祖惠徹宋車騎府法曹  
行參軍父閑揚州別駕齊永元紹曆蕭遙光謀  
反伏誅閑以州職見害子絳其日并命忠孝之  
道萃此一門襄時年十四號毀殆滅布衣蔬食  
終於身世起家著作佐郎出為永寧縣令累遷  
臨川王廬陵王法曹外兵記室入為太子洗馬  
掌管記中書舍人管記如故為丹陽尹丞俄遷  
太子庶子掌管記揚州治中太子家令領國子



博士管記如故丁母顧夫人憂廬乎墓所服闋  
又從家令轉中庶子並掌管記遷中散大夫金  
華宮家令出爲鄱陽內史除尚書吏部郎秘書  
監領揚州大中正度支尚書太清二年三月京  
師傾覆君竄跡還鄉吳民陸黯起義民攻郡擾  
攘之際憂情而終春秋七十有二余避世河澣  
暫之吳國百舍不容千里無饋陸公國士之眷  
惠好之深朝同飢粥夕共瓢飲契闊晤言流連  
晦朔日月逝矣懷古何忘臨哀能誅久願搖筆

時事迍邐不遑削藁梁季適越未戢干戈陳世  
入仕累牽物役杼軸於懷四十餘載隋開皇九  
年於長安致仕懸車已泊就木幾何但東海成  
田南冠永繫龜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馬角徒  
生絕望通波之水嗚呼哀哉攬涕操觚乃爲誄

曰

媯苗碩茂完裔繁昌賓門穆穆筮仕鏘鏘食采  
命氏遐哉陸鄉四昇臺省入辟賢良分柯振葉  
令聞令望玄糴朱鞞翠弁金璫流聲世祀列讚



祠堂別駕貞烈志存名教捐生殉主知死不撓  
暉映泉壤痛此忠孝於鑠夫子積德累仁韜光  
戢耀隱璞含真居哀能痛至情通神淚枯壠樹  
哀感馴禽永慟家禍長號不辰玄黃絕睇蔬布  
終身心符屈婞室等原貧分甘共感內族外姻  
求之今古斯爲異人月下奏章螢前讀史給紙  
蘭臺觀書洛市強學待問潤身爲已結髮濯纓  
登朝入仕昂昂逸驥逐日千里死死長離陵江  
迅起枳棘栖鳳化行乳雉平臺累陟石扇暨履

跼伏不兢焚絲自理倚席無譏師訓胄子驥足  
時務俊民斯俟秋實選能春華備美思媚儲后  
遊息承華書記策擢爵命增加彈碁擊筑沈李  
浮瓜追隨飛蓋侍從鳴笳二儀迴幹四氣淹賒  
離景遽沈前星奄滅撫已惟舊懷恩守節昔荷  
故臣攀號聲折登高能賦大夫就列金華式肇  
更奉清切脩竹貞松含霜抱雪下車軒日求瘼  
康時良辰坐嘯朗夜卧治懸魚化靜佩犢去思  
廣弘條教精察毫釐典選搜揚操刀密勿不紊



朱紫傍無請謁秘署學林得人超忽延閣緝素  
校文遺闕工妙鉛槧譽成暮月鴈行攸序龍作  
簡才讓珠不拜賜劔恩來帝曰俞往爾行兼該  
金城失險玉弩流災年臻几杖病息草萊世故  
天禍臣悲主辱露盡朝陽風驚夜燭黃鵠超遙  
白駒何促事迫歸魂依然啓足悠悠世路辛苦  
艱虞尋戈滿道暴骨交衢家無半菽地絕飛芻  
念君桑梓零落凋枯傷君井邑子淚崎嶇喪亂  
絕卜葵藿荒蕪淒涼故友擗標遺孤臨穴外野  
撫棺窮途嗚呼哀哉爲善宜懼脩名難假德履  
中和道周文雅不朽之迹非謂泉下疊疊清風  
泠泠獨寫嗚呼哀哉



與兄子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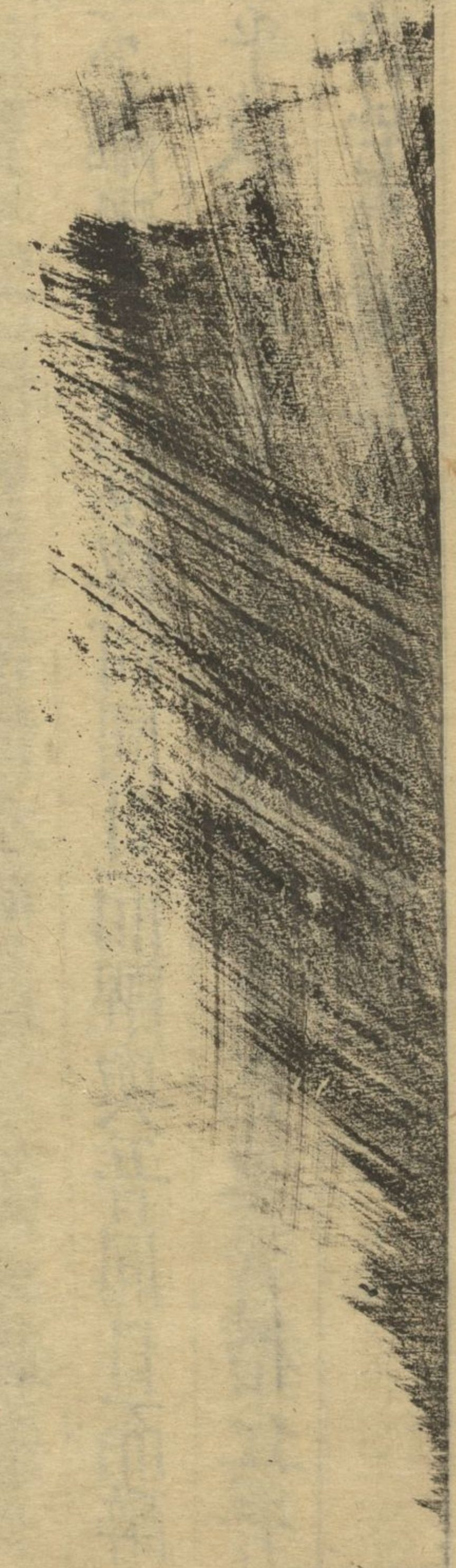
陳暄

且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唯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于地下汝欲笑吾所志邪昔阮咸阮籍同遊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為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怪吾既寂漠當世朽病殘年產不異於



顏原名未動于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安歸  
汝以飲酒爲非吾不以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  
江唯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  
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  
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  
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  
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吾一日而不  
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  
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隋馬侍中之門陷池  
武陵之第徧布劫野自言焦棟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  
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  
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盃鐺吾口  
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  
乎政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  
將老焉爾無多言非爾所及





祭嵩高山文

拓拔宏

維太和十八年敬昭告于嵩高中嶽之靈太極  
分渾兩儀是生辰作乾寶嶽樹坤靈昭彰天地  
吐納五精唯中挺神祥契幽經日月交暉寒暑  
遞成萬象合和兆類孳盈爰自化闢倣慶胥庭  
軒轅曜哲伊祁載形逮于有周實光落禎川潛  
龍光山隱鳳停三才憑微七曜依明人倫傾首  
百神柔誠造厥區夏歷茲三正應符代績孰不  
斯管曰乎皇魏飛虬玄弁螭騰穹象用九黔羸



新邦興畧不猷罔清佗瓊指陰淹翠濕亭河圖  
曠覽升中闕銘朕承法統誕邀休宏開物成務  
載鏢成齡邁宇柳方闡繩塵城則直之興百堵  
若星日躔流馥月陸芬馨鏘旋紫宿景曜黃衡  
鸞聲嘒嘒鸞和嚶嚶歸益如雲還輶若雲惟嵩  
巖巖峻極昊青惟邑翼翼長啓魏京薦玉告虔  
用昭永貞納茲多福萬國以寧

答豫章王書

崔贖

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  
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詳至  
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  
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  
能赴節伏惟令王殿下稟潤天潢承輝日觀雅  
道邁於東平文藝高於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  
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鵠池播美望我清塵悠  
然路絕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游本無意於希



顏宣有心於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刺股讀論  
唯取一論披莊不過盈尺况復桑榆漸暮藜藿屢  
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雞鳴  
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海比報德而非  
難堙崑崙以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桐錫瑞  
唐水承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真龍將下誰好有  
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  
海所以稱王丘陵為之不逮曹植儻豫聞高論則  
不殞令名楊脩若竊在下風亦詎虧淳德

陳時弊疏

王肅

大魏承百王之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  
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務畜積而息  
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  
未訖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  
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  
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長策  
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  
足以列六宮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



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疾或作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暮而更之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云以信是故原雖將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以後儻復使民宜明其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



無使汙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  
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  
稱殺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  
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  
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  
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  
重民安所措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  
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  
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  
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  
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况行之乎  
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



言志書

蕭大園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  
未從倘獲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  
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間閭有優游  
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追蹤  
于松子陶朱成術于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  
逸羣言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  
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  
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



平臯築蝸舍于叢林構環堵于幽薄近瞻烟霧  
遠睇風雲藉織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  
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鱗于千尋果園在後開窓  
以臨花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圃二頃以供  
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充絰織家僮  
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雞種  
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尹君  
之錄烹羊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  
書探至願歌慕慕唱烏烏可以虞神可以散慮

有朋自遠揚擢古今田駿相過劇談稼穡斯亦  
足矣樂不可施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  
入絆申脰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  
飄塵之少選寧覺年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  
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生若浮雲朝露  
寧俟長繩繫量實不願之執燭夜遊驚其迅邁  
百年何幾擊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躡足出處  
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耻抑亦仲尼耻之



竹花賦

蕭大園

嗟春色之澄明映陽流之澈清花繞樹而兢笑  
鳥徧野而俱鳴殘陂萍合斜蹊草榮暄條絮滿  
煖路絲橫游蜂集而銜蕊戲蝶飛而帶英鶻欲  
下而蒞歇鴈始去而蘆生別有葳蕤繡篴嫵娟  
綠筒縹枝承露紺箬來風漢律依節月桂臨叢  
乍影翻於樂沼時名留於瑞宮學應龍於葛水  
宿鸚鳳於方桐洛下七賢湘濱二女傾翠蓋之  
踟躕汎蓮舟之容與侗儻傲人便嬛笑語拊嫩



文世錄 卷之六十一  
筍以合帝顧貞筠而命醕

閑放說

蕭大園

拂衣褰裳無吞舟之漏網挂冠縣節慮我志之  
未從儻獲展禽之 有美慈明之進如蒙北叟  
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夫間閭者有優  
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留侯  
追蹤於從子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  
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  
豈如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  
南山之南超踰世網面脩原而帶流水倚郊甸

蕭大園



而枕平臯築蝸舍於叢林構環堵於幽薄近瞻  
烟霧遠睇風雲藉纖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  
芳桂仰翔禽於百仞俯泳鱗於千尋果園在後  
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而看灌圃二頃  
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可克絰織  
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志畜  
雞種黍應莊叟之言穫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  
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  
披良書採至蹟歌纂纂唱烏烏可以娛神可以  
散慮有朋自遠揚權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  
斯亦足矣樂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  
蹙足入絆申頸就羈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  
不如飄塵之少選寧覺千祀之斯須萬物營營  
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嗟乎人生若浮  
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寔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  
迅邁百年幾何擊蹠曲拳四時如流俛首躡足  
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宣尼  
恥之



請築長城表

高閭

臣聞爲國之道其要有五  
一曰文德二曰武功  
三曰法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  
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  
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  
以威之民未知戰則制法度  
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  
以禦之臨事制勝則明刑賞  
以勸之用能闢國寧方征伐  
四尅北狄悍愚同於禽獸  
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  
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  
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  
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



逐水草戰則與家產竝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  
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  
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  
勢分倍衆不鬪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  
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踵  
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  
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  
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  
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與今宜依

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  
勤乃有永逸之益如其一成惠及奕世卽於要  
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有弓  
弩狄來有城可守其兵可捍旣不攻城野掠無  
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  
及京師四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  
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  
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  
戈楯二萬人專習騎稍脩立戰場十日一習採



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六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作米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領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百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

里則千里之地疆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又任將之道特須委信遣之以禮恕之以情閩外之事有利輒決赦其小過要其大功足其兵力資其給用君臣相體若身之使臂然後忠勇可立制勝可果



是以忠臣盡其心征將竭其力雖三敗而踰榮  
雖三背而彌寵

重守令疏

辛雄

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  
禮律既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  
功也故虞舜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  
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  
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  
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脩官人有道萬  
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  
時慙憇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



而言自神龜未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  
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  
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  
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  
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  
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歛盈  
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  
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  
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  
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  
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寡靡恤財殫力盡  
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  
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  
舉由來共輕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  
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  
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  
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  
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



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  
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  
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  
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暫留  
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  
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尅復略觀今古  
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  
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  
日

興學育才疏

羊深

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脩尊經重道百王所  
不易是以均塾洞起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  
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  
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  
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樗固以追隆周而竝驅  
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  
盛烈聿脩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  
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升非



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升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脩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敝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歷理運維新方隅稍康實維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沿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脩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爲宜重脩國學廣



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闕并詔  
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典苟經  
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進大雅  
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繫維奇異共精  
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之餘漸  
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前訓用  
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監齊非  
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

兵政疏

羊謙之

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  
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敝唯在  
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已來  
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  
不絕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槊刺斬首又蒙  
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己公私兩  
利若使軍帥必得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賊  
不平何征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



妄稱入募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  
陳惟遣奴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  
是王爵虛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  
以勸誠也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  
作威福如有清貞奉法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  
受罪罰在朝顧望誰背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  
政使讒諂甘心忠讜息義況且頻年以來多有  
徵發民不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  
不復顧其桑井憚此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

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  
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  
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走者更  
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  
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  
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  
更張駢駘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  
得道不遠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今日萬機  
事難周覽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



榮祿竊慕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  
一言之益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  
舉軍威更振海內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  
績則臣奏之後笑入下泉

釋情賦 并引

李騫

單闕之年無射之月余承乏攝官直於本省對  
九重之清切望八襲之崢嶸感代序以長懷觀  
爽氣而軫慮籠樊之念旣多寥廓之想彌切含  
毫有思斐然成賦猶潘生之秋興王子之登閣  
也厠鄭璞於周寶編魚目於隋珠未敢自同作  
者蓋亦各言爾志云

荷峻極之層構導積石之洪流有馬形而謨舜  
亦龍德而史周爰相趙之鴻烈逮藩魏之優遊



為衢樽於上葉號木鐸於前脩若豢龍之不隕  
似窮葉之濟世故抱玉而懷珠且滋蘭而樹蕙  
或舟楫以匡時或棲遲以卒歲尚無忝於先人  
諒貽厥於來裔書金冊以歲蕤布銀繩而昭晰  
清風忽其緬邈啓皇祖於庚寅逢軒教之方洽  
遇周命之惟新譬龍虎其有合信山川而降神  
若勝庭之五傑似不速之三人協嗜欲於將至  
豈物色而方臻荷天寵以來儀步康衢而騁力  
如乾元之利貞若坤四之方直內弼諧於本朝

外闢土於殊域乘紫氛以厲羽負青天而鼓翼  
既公侯之必復亦慶緒之所融績並樹於八凱  
道俱升於二宮遂遵流於至海且因岳而為嵩  
同羽儀於班氏均載德於楊公何日月之逾邁  
引寒暑而相終委晉會於弱齒遺堂構於微躬  
嗟蒙昧之無取故告舍而不及已獲落而少成  
又擁腫而無立愧精堅於百鍊慙忠信於十邑  
非珪璋之特達詎芳菲之易襲未砥礪以自進  
寧琢磨而成章乖宋子之萬字異應生之五行



不請觀於石室豈借書於晉皇求班莊而不遂  
况蔡文之可望參四科其未獲入三選而誰許  
本無聲於梁魏故未聞於陳汝居玉石以多迷  
宅顯晦而乖所旣無懷於四至安有情於再舉  
雖衣冠之末胄而世祿之緒餘等渤澥之乘鴈  
類九戩之逃魚處江淮而不變對朝市而閑居  
空闔門以靖軌非論道而脩書少賓客於季彥  
謝朋交於太初在正光之御曆實明皇之拱已  
曾問政於上學著爲君而我齒叫閹人以望

遂陟降於庭止同崔駟之謁帝若謝兼之來仕  
逮孝莊之入統乃道喪而時昏水羣飛於溟海  
火載燎於中原延膠船而越水若朽索而乘奔  
王羊失而無御金雞亡而不存天步忽其多難  
橫流且其云始旣雲擾而海沸亦岳立而碁峙  
睇三綱之日紊見四維之不理顧茂草以傷懷  
視匪車而思起雖風雨之如晦亮膠喏而不已  
自牽役於宰朝實有懷於胥耻在下僚而栖屑  
願奮迅於泥滓睠故鄉以臨睨悵有動於思歸



越東流以鼓柁溯北風而結駢入成都之舊宅  
反觀津之故扉乃曲肱而不悶信抱甕而無機  
且耕而食且蠶而衣恒一日以自省亦三月而  
無違遊仁義之肴覈採墳素之精微誠因閑而  
養拙亦有樂於嘉肥及勾芒御節姑洗之首散  
遲遲於麗日發依依於弱柳鳥間關以呼庭花  
芬披而落牖聽乃越於笙簧望有越於新婦襲  
成服以逍遙願良辰而聊厚乃席壠而踞石遂  
嘯嘯而命偶回浴沂之五六似禊洛之八九或  
促膝以持肩或援笙而鼓缶賓奉萬年之觴主  
報千金之壽各笑語而卒獲傳禮儀於不朽斯  
蓋先民之所樂而余心之所守也至於少昊爲  
帝庚辛處躔視墟里之蕭蕭過寒夜之緜緜積  
霜靄於近援起沉寥於遠天思多端以類長若  
臨水而登山幸出遊之或寫蜚觀濤之可蠲遂  
杖策緩步或漁或田弋鳧鴈於清溪釣魴鯉於  
深泉張廣幕布長筵酌濁酒割芳鮮起白雪於  
促柱奉綠水於危弦賦湛露而不已歌驪駒而



未旋跌蕩世俗之外疎散造化之間人生行樂  
聊用永年悟柱下之稱工聞首陽之爲拙旣有  
惜於旅懸且自悲於井渫訪鄭詹之格言求季  
主之高說去衡門以策駟望象魏而投轍服毳  
衣以從務乘大車而就列比汗海而無紀喻江  
河而有缺睠重地而懼深念索米而慙結運有  
折於玉斗時忽亡於金鏡始蒙塵以播蕩卒流  
彘而居鄭彼上天之降鑒實下民之請命因艱  
難以隆基據殷憂而啓聖調南風以負戾居北

辰而爲政創彝倫於九疇班平章於百姓喻繩  
契以論蹤援成昭而比盛酌徙鎬之故典究遷  
亳之遺令奄四海以爲家開七百而增慶覩禮  
樂之方隆信光華之始映百揆鬱以時序四門  
穆其惟清如得人於漢世比多士於周庭有一  
匡以作相或十亂而爲楨各秉文而經武故天  
平而地成伊余身之忝穢得再入於承明執綸  
言之猶紼戴會弁之如星非巡潰以窺井信夕  
惕而懷驚承周任之有言攬老子之知足奉炯



誠以周旋抱微猷而與屬每有偃於唯塵恆興  
言於寵辱思散髮以抽簪願全真而守朴矐疎  
傳以俳徊望申公而躑躅冀鄙志之獲展庶微  
願之逢時歌致命而可卜詠歸田而有期揖帝  
城以高逝與人事而長辭擊壤而頌結草而嬉  
援巢父而遊潁追許子而登箕供暮餐於沆瀣  
給朝餌於瓊芝同糟醢而無別混名實而不治  
放言肆慾無慮無思何鷦鷯之可賦鴻鵠之爲  
詩哉

東宮侍臣箴

宗欽

恢恢玄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彝倫匡父  
維子弼君伊臣巔而能扶屈而能伸昔在上聖  
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新而忽  
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途改步  
是以令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喪純遷  
桀起瓊臺紂醜糟山周滅妖姒弄喪以田險詖  
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怙才肆虐異端是纏  
豈伊害身厥胤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區昆蟲



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疎網攷祝  
 殷道攸敷龍盤應德隋虵銜珠勿謂無心識命  
 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數攸臻  
 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津用能  
 重離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籙夕惕  
 乾乾虛衿遠屬外撫幽荒內懷炤獨猶懼思不  
 逮明不遐燭君有諍臣庭立謗木本枝克昌永  
 符天祿微臣作箴敢告在僕

高允論

游雅

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也而前史載卓公寬  
 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之弗信余與高子遊處  
 四十年矣未嘗見其是非愠喜之色不亦信哉  
 高子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呐呐不能出口余  
 常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  
 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  
 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聲嘶股戰不能言宗  
 欽已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



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稱善仁及寮友保茲元吉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嘗召百司於都坐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卧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漏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白鼠疏

盧昶

謹案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鼠至臣聞禎不虛見德合必符妖不妄出咎彰則至是以古之人君或怠瑞以失德或祇變而立功斯乃萬古之殷鑒千齡之炯誡比者災氣作沴恒陽虧度陛下流如傷之慈降納隍之旨哀百姓之無辜引在予之深責舉賢黜佞之詔道映於堯先進思納諫之言事光於舜右伏讀明旨俯觀徵譴敢布庸



瞽以陳萬一竊惟一夫之耕食裁充口一婦之織衣止蔽形年租歲調則惟常理此外徵求於何取足然自比年以來兵革屢動荆揚二州屯戍不息鍾離義陽師旅相繼兼荆蠻凶狡王師薄伐暴露原野經秋淹夏汝潁之地率戶從戎河冀之境連丁轉運又戰不必勝加之退負死喪離曠十室而九細役煩徭日月滋甚苛兵酷吏因逞威福至使通原遙畛田蕪罕耘連村接閭蠶饑莫食而監司因公以貪求豪彊恃私而逼掠遂令鬻袒褐以益千金之資制口腹而充一朝之急此皆由牧守令長多失其人郡闕黃霸之君縣無魯恭之宰不思所以安民正思所以潤屋故士女呼嗟相望於道路守宰暴貪風聞於魏闕往歲法官案驗多挂刑網謂必顯戮以明勸誡然後遣使覆訊公違憲典或承風挾請輕樹私恩或容情受賄輒施已惠御史所劾皆言誣枉申雪罪人更云清白長梅上之源滋陵下之路忠清之人見之而自怠犯暴之夫聞



古史世系 卷之六十一 四十三 百六  
之以益快白鼠之至信而有徵矣伏願陛下垂  
叡詰之鑒察妖災之起延對公卿廣詢庶政引  
見樞納博求民隱存問孤寡去其苛碎輕徭省  
賦與民休息貞良忠謹置之於朝姦回貪佞棄  
之於市則九官勿戒而恒敬百縣不嚴而自肅  
士女欣欣人有望矣

東宮諫疏

高允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  
明王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  
下以無私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  
衰今殿下國之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  
所則而管立私田畜養雞犬乃至販酤市鄽與  
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  
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欲而弗從而與  
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亡神乃下降賜



之士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脩人君之重好  
與官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  
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  
必審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  
無邇小人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  
怨矣武王愛周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  
廉惡來所以喪其國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  
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儁又不少頃來侍御左  
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少察愚言斥出  
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畜產販賣  
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



風俗諫疏

高允

前朝之世屢發明詔禁諸婚娶不得作樂及葬  
送之日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  
久頒而俗不革變將由居上者未能悛改爲下  
者習以成俗教化陵遲一至於斯昔周文以百  
里之地脩德布政先於寡妻及於兄弟以至家  
邦三分天下而有其二明爲政者先自近始詩  
云爾之教矣民胥効矣人君舉動不可不慎禮  
云嫁女之家三日不息燭娶婦之家三日不舉



樂今諸王納室皆樂部給伎以爲嬉戲而獨禁細民不得作樂此一異也古之婚者皆揀擇德義之門妙選貞閑之女先之以媒娉繼之以禮物集僚友以重其別親御輪以崇其敬婚姻之際如此之難今諸王十五便賜妻別居然所配者或長少差舛或罪入掖庭而作合宗王妃嬪藩懿失禮之甚無復此過往年及今頗有檢劾誠是諸王過酒致責跡其元起亦由色衰相棄致此紛紜今皇子娶妻多出官掖令天下小民必依禮限此二異也萬物之生靡不有死古先哲王作爲禮制所以養生送死折諸人情若毀生以奉死則聖人所禁也然葬者藏也死者不可再見故深藏之昔堯葬穀林農不易畝舜葬蒼梧市不改肆秦始皇作爲地市下錮三泉金玉寶貨不可計數死不旋踵尸焚墓掘由此推之堯舜之儉始皇之奢是非可見今國家營葬費損巨萬一旦焚之以爲灰燼苟靡費有益於亡者古之人奚獨不然今上爲之不輟而禁下



民之必止此三異也古者祭必立尸序其昭穆使亡者有憑致食饗之禮今已葬之魂人直求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損敗風化瀆亂情禮莫此之甚上未禁之下不改絕此四異也夫饗者所以定禮儀訓萬國故聖王重之至乃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樂非雅聲則不奏物非正色則不列今之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譁罔有儀式又俳優鄙藝污辱視聽朝廷積習以爲美而責風俗之清純此五異也今陛下當百王之末踵晉亂之弊而不矯然釐改以厲頽俗臣恐天下蒼生永不聞見禮教矣



夫百王之御士也莫不資仗羣才以隆治道故  
 周文以多士克寧漢武以得賢為盛此載籍之  
 所記由來之常義魏自神麴已後宇內平定誅  
 赫連積世之僭掃窮髮不羈之寇南摧江楚西  
 盪涼域殊方之外慕義而至於於是偃兵息甲脩  
 立文學登延儒造酬諮政事夢想賢哲思遇其  
 人訪諸有司以求名士咸稱范陽盧玄等四十  
 二人皆冠冕之胃著問州邦有羽儀之用親發  
 徵士頌不華野至厥效亦陳亦高允



明詔以徵玄等乃曠官以待之懸爵以縻之其就命三十五人自餘依例州郡所遣者不可稱記爾乃髦士盈朝而濟濟之美興焉昔與之俱蒙斯舉或從容廊廟或游集私門上談公務下盡忻娛以爲千載一時始於此矣日月推移吉凶代謝同徵之人凋殲殆盡在者數子然復分張往昔之忻變爲悲感張仲業東臨營州遲其還返一叙于懷齊衿于垂歿之年寫情於桑榆之末其人不幸復至殞歿在朝者皆後進之士

若里者非疇昔之人進涉無寄心之所出入無解顏之地顧省形骸所以永歎而不已夫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亦可以長言寄意不爲文二十年矣然事切於心豈可默乎遂爲之頌詞曰紫氣于霄群雄亂夏王龔徂征戎車屢駕掃盪遊氛克剪妖霸四海從風八垠漸化政教無外旣寧且一偃武橐兵唯文是恤帝乃旁求搜賢舉逸巖隱投竿異人並出疊疊盧生量遠思純鑽道據德遊藝依仁旌弓旣招釋褐投巾攝齊



升堂嘉謀日陳自東徂南躍馬馳輪僭憑影附  
劉以和親茂祖莞單夙惟不造克已勉躬聿隆  
家道敦心六經遊思文藻終辭寵命以之自保  
燕常篤信百行靡遺位不苟進任理栖遲居冲  
守約好讓善推思賢樂古如渴如饑子翼致遠  
道賜悟深相期以義相和若琴並參幕府俱發  
德音優游卒歲聊以寄心祖根運會克光厥猷  
仰緣朝恩俯因德友功雖後建祿實先受班同  
舊臣位並羣后士衡孤立內省靡疚言不崇華  
交不遺舊以產則貧論道則富所謂伊人實邦  
之秀卓矣友規稟茲淑量存彼大方擯此細讓  
神與理冥形隨流浪雖屈王侯莫廢其尚趙實  
名區世多奇士山岳所鍾挺生三李矯矯清風  
抑抑容止初九而潛望雲而起詵尹西都靈惟  
作傳垂訓皇宮載理雲霧熙雖中天迹階郎署  
餘塵可挹終亦顯著仲業淵長雅性清到憲章  
古式綢繆典誥時值險難常一其操納衆以仁  
訓下以孝化被龍川民歸其教邁則英賢侃亦



稱選聞達邦家名行素顯志在兼濟豈伊獨善  
繩匠弗顧功不獲展劉許履忠竭力致躬出能  
騁說入獻其功輶軒一舉撓燕下崇名彰魏世  
享業亦隆道茂夙成弱冠播名與朋以信行物  
以誠怡怡昆弟穆穆家庭發響九臯翰飛紫冥  
頻在省闈亦司于京刑以之中政以之平猗歟  
彥鑒思參文雅率性任真器成非假靡矜于高  
莫耻于下乃謝朱門歸迹林野宗敬延譽號爲  
四雋華藻雲飛金聲夙振中遇沈疴賦詩以訊  
忠顯于辭理出字韻高滄朗達默識淵通領新  
悟異發自心曾質侔和璧文炳雕龍燿姿天邑  
衣錦舊邦士元先覺介焉不惑振袂來庭始賓  
王國蹈方履正好是繩墨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孔稱游夏漢美淵雲越哉伯度出類踰羣司言  
秘閣作牧河汾移風易俗理亂解紛融彼滯義  
渙此潛文儒道以析九流以分崔宋二賢誕性  
英偉擢穎間闕聞名象魏審審儀形邈邈風氣  
達而不矜素而能賁潘符標尚杜熙好和清不



潔流渾不同渡絕希龍津止分常科幽而逾顯  
損而逾多張網柔謙叔術正直道雅洽聞弼爲  
兼識拔萃衡門俱漸鴻翼發憤忘餐豈要斗食  
率禮從仁罔愆于式失不繫心得不形色郎苗  
始舉用均已試智足周身言足爲治性協於時  
情敏於事與今而同與古曷異物以利移人以  
酒昏侯生潔已唯義是敦日縱醇醪逾敬逾溫  
其在私室如涉公門季才之性柔而執競屈彼  
南秦申威致命誘之以權矯之以王帝道用光  
邊土納慶群賢遭世顯名有代志竭其忠才盡  
其槩體襲朱裳腰紐雙佩榮曜當時風高千載  
君臣相遇理實難偕昔因朝命與之克諧披衿  
散想解帶舒懷此昕如昨存亡奄乖靜言思之  
中心九摧揮毫頌德潛爾增哀



奉敕撰酒訓

高允

臣被敕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臣以朽  
 邁遭人倫所棄而殊恩過隆錄臣於將歿之年  
 勗臣於已墜之地奉命驚惶喜懼兼甚不知何  
 事可以上答伏惟陛下以叡哲之姿撫臨萬國  
 太皇太后以聖德之廣濟育羣生普天之下罔  
 不稱賴然日昃憂勤虛求不已思監往事以為  
 警戒此之至誠悟通百靈而况於百官士民不  
 勝踴躍謹竭其所見作酒訓一篇但臣愚短加



古文世編 卷之六十一 五十四 三百六  
以荒廢辭義鄙拙不足觀採伏願聖慈體臣慙  
慙之情恕臣狂瞽之意其詞曰

自古聖王其爲饗也玄酒在堂而醕酒在下所以崇本重原降於滋味雖汎爵旅行不及於亂故能禮章而敬不虧事畢而儀不忒非由斯致是失其道將何以範時軌物垂之於世歷觀往代成敗之效吉凶由人不在數也商辛耽酒殷道以之亡公旦陳謨周道以之昌子反昏酣而致斃穆生不飲而身光或長世而爲戒或百代

而流芳酒之爲狀變感情性雖曰哲人孰能自競在官者殆於政也爲下者慢於令也聰達之士荒於聽也柔順之倫興於諍也久而不悛致於病也豈止於病乃損其命諺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言所益者止於一味之益不亦寡乎言所損者天年亂志天亂之損不亦夥乎無以酒荒而陷其身無以酒狂而喪其倫迷邦失道流浪漂津不師不遵反將何因詩不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之義也作官以箴之申



古文世錄 卷之六十一 五十五  
謨以禁之君臣之道也其言也善則三覆而佩  
之言之不善則哀矜而貸之此實先王納規之  
意往者有晉士多失度肆散誕以爲不羈縱長  
酣以爲高達調酒之頌以相眩曜稱堯舜有千  
鐘百觚之飲著非法之言引大聖爲譬以則天  
之明豈其然乎且子思有云夫子之飲不能一  
升以此推之千鐘百觚皆爲妄也今大魏應圖  
重明御世化之所暨無思不服仁風敦洽於四  
海太皇太后以至德之隆誨而不倦憂勤備於  
皇情誥訓行於無外故能道協兩儀功同覆載  
仁恩下逮罔有不遵普天率土靡不蒙賴在朝  
之士有志之人宜克已從善履正存貞節酒以  
爲度順德以爲經悟昏飲之美疾審敬慎之彌  
榮遵孝道以致養顯父母而揚名蹈閔曾之前  
軌遺仁風於後生仰以答所授俯以保其成可  
不勉歟可不勉歟



明堂學宮表

李崇

臣聞世室明堂顯於周夏二黷兩學盛自虞殷  
所以宗配上帝以著莫大之嚴宣布下土以彰  
則天之軌養黃髮以詢格言育青襟而敷典式  
用能享國久長風徽萬祀者也故孔子稱巍巍  
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此其盛矣爰暨  
亡秦政失其道坑儒滅學以蔽黔首國無黷序  
之風野有非時之役故九服分崩祚終二世炎  
漢勃興更脩儒術文景已降禮樂復彰化致昇



平治幾刑措故西京有六學之美東都有三本  
之盛莫不紛綸掩藹響流無已逮自魏晉撥亂  
相因兵革之中學校不絕遺文燦然方軌前代  
仰惟高祖孝文皇帝稟聖自天道鏡今古徒馭  
嵩河光宅函洛模唐虞以革軌儀規周漢以新  
品制列教序於鄉黨敦詩書於郡國使揖讓之  
禮橫被於崎嶇歌詠之音聲溢於久陋但經始  
事殷戎軒屢駕未遑多就弓劍弗追世宗統曆  
聿遵先緒永平之中大興板築續以水旱戎馬  
生郊雖逮爲山還停一簣竊惟皇遷中縣垂二  
十祀而明堂禮樂之本乃鬱荆棘之林膠序德  
義之基空盈牧豎之跡城隍嚴固之重闕塼石  
之工墉堞顯望之要少樓榭之飾加以風雨稍  
侵漸致虧墜又府寺初營頗亦壯美然一造至  
今更不脩繕廳宇凋朽牆垣頽壞皆非所謂追  
隆堂構儀形萬國者也伏聞朝議以高祖大造  
區夏道侔姬文擬祀明堂式配上帝今若基宇  
不脩仍同丘畎卽使高皇神享闕於國陽宗事



之典有聲無實此臣子所以匪寧億兆所以失望也臣又聞官方授能所以任事事既任矣酬之以祿如此上無曠官之譏下絕尸素之謗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鬼絲燕麥南箕北斗哉昔劉向有言王者宜興辟雍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夫禮樂所以養人刑法所以殺人而有司勤勤請定刑法至於禮樂則曰未敢是則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臣以爲當今四海清平九服寧晏經國要重理應先營脫

復稽延則劉向之言徵矣但事不兩興須有進退以臣愚量宜罷尚方雕靡之作頗省永寧土木之功并減瑤光材瓦之力兼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三時農隙脩此數條使辟雍之禮蔚爾而復興諷誦之音煥然而更作美榭高墉嚴壯於外槐宮棘宇顯麗於中道發明令重遵鄉飲敦進郡學精課經業如此則元凱可得之於上序游夏可致之於下國豈不休歟誠知佛理淵妙含識所宗然比之治要容可小



文世緒 卷之六十一 五十九  
一耳  
緩苟使魏道熙緝元首唯康爾乃經營未為晚也

選邊戍議

袁翻

臣聞兩漢警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  
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  
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於江漢紀籍用  
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御風  
凝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  
華陽卽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劔閣豈伊  
曩載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陽之牧宜盡一  
時才望梁郢之君允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



郡官至便登壇場統戍階當卽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緝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以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乎愚謂自今以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佐



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  
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能統御有方清高獨著  
威足臨戎信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  
私潤專脩公利者則就加爵賞使乂於其任以  
時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亦垂優異獎其得  
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捍禦貪憚  
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卽加顯  
戮用彰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  
其僞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  
息矣

其舉善惡旣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



安置蠕蠕議

袁翻

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王阿  
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  
為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障服衰弱則  
降富疆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  
病勤亦勞止或脩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  
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  
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為美談至于皇代勃  
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場自卜惟浴食



定鼎伊瀝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  
高車彊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  
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絕如綫而  
高車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  
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鬪此兩敵卽下莊之算得  
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  
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  
碁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剋  
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  
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  
興亡繼絕列聖同規撫降卹附綿經共軌若棄  
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  
來者旣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  
然夷不亂華般鑿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  
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  
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  
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  
寔繁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今主耳高車亦



未能一時弁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土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為資陵奪為業河西捍禦疆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民希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二主皆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脩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



古文世編卷之六十二

論鷄異表

崔光

諫靈太后遊幸表

演蹟賦

陽固

刺讒疾幸詩

上歷帝圖表

張彝

上封事七條

李彪

求復脩史表

陳言書法例表

江式



鼠賦

盧元明

孝莊帝殺爾朱榮詔

溫子昇

大覺寺碑

寒陵山寺碑序

西河王謝太尉表

天平元年被命作答齊神武勅

易傳卜百年義

關朗

統言易義

大衍義

闔闕義

理性義

動靜義

神義

雜義

應詔陳得失

黎景熙

禁奢書

六經畧注序

常爽

議蕭正德叛降表

蕭寶寅



考功表

陳時務書

韓麒麟

上魏高祖書

韓顯宗

論甄深朋黨

王詳

述身賦

李諧

古文世編卷之六十二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論鷄異表

崔光

臣謹按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路  
軫中雌雞化為雄毛變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  
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  
鳴將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



畜主司時起居小臣執事爲政之象也言小臣將乘君之威以害政事猶石顯也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爲雄一身毛皆似雄但頭冠尚未變詔以問議郎蔡邕邕對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臣竊推之頭爲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爲患滋大是後張角作亂稱黃巾賊遂破壞四方疲於賦役民多叛者上不改政遂至天下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矣向邕並博達之士考物驗事信而有證誠可畏也臣以邕言推之翅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雞而未大脚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明君覩之而懼乃能招福闔主視之彌慢所用致禍詩書春秋秦漢之事多矣此陛下所觀者也今或有自賤而貴關預政事殆亦前代君房之匹此者南境死亡千計白



骨橫野存有酷恨之痛歿爲怨傷之魂義陽屯  
師盛夏未返荆蠻狡猾征人淹次東州轉輸往  
多無還百姓困窮絞縊以殞北方霜降蠶婦輟  
事羣生憔悴莫甚於今此亦賈誼哭歎谷永切諫  
之時司寇行戮君爲之不舉陛下爲民父母所宜  
矜恤國重戎戰用兵猶火內外怨敝易以亂離陛  
下縱欲忽天下豈不仰念太祖取之艱難先帝經  
營劬勞也誠願陛下留聰明之鑒警天地之意禮  
處左右節其貴越往者鄧通董賢之盛愛之正所  
以害之又躬饗加罕宴宗或闕時應親肅郊廟延  
敬諸父檢訪四方務加休息爰發慈旨撫賑貧瘼  
簡費山池減撤聲飲晝存政道夜以安身博采芻  
蕘進賢黜佞則兆庶幸甚妖弭慶進禎祥集矣



諫靈太后遊幸表

崔光

禮記云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謹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時歸寧親沒使卿大夫聘春秋紀陳宋齊之女並爲周王后無適本國之事是制深於士大夫許姬唁兄又義不得衛女思歸以禮自抑載馳竹竿所爲作也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爲宰輔后猶御武帷以接羣臣示男女之別國之節伯姬待姆安就炎



燎樊姜俟命忍赴洪流傳皆綴集以垂來詠昨  
軒駕頻出幸馮翊君任城王第雖漸中秋餘熱  
尚蒸衡蓋往還聖躬煩倦豐厨嘉醴罄竭時羞  
上壽弗限一觴方丈甘踰百品旦及日斜接對  
不憩非謂順時而遊奉養有度縱雲輦崇涼御  
筵安暢左右僕侍衆過千百扶衛跋涉袍鉞在  
身蒙曝塵日渙汗流離致時饑渴餐飯不贍賃  
馬假乘交費錢帛昔人稱陛下甚樂臣等至苦  
或其事也伏惟皇太后月靈炳耀坤儀挺茂誕  
育帝躬維興魏道德踰文母仁邁和熹親以天  
至遠異莫間愛由真固非俟虛隆紆屈鑾駕降  
臨闈里榮光帝京士女藻悅白首之耆欣遇犧  
年青襟之童慶屬唐日千載之所難一朝之爲  
易非至明超古忘驕釋吝孰能若斯者哉魏元  
以來莫正斯美興居出入自當坦然豈同往嫌  
曲有矯避但帝族方行動貴增遷祇請遂多將  
成彝式陛下遵酌前王貽厥後矩天下爲公億  
兆已任專薦郊廟止決大政輔養神和簡息遊



幸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臣過荷恩榮所知必盡嘿嘿唯唯愚竊未敢輕陳狂瞽分貽憲坐

演賸賦

陽固

紹有周之遐軌兮初錫世於河陽建甸侯而列爵兮與王室而並昌遭季葉之紛亂兮仍矯迹於良鄉棄侯衛之楨弼兮乃殖根於幽方自祖考而輝烈兮逮余躬而翳微懼堂構之頽撓兮恐崩毀其洪基心惴惴而慄慄兮若臨深而履薄登喬木而長吟兮抗幽谷而靡託何身輕而任重兮懼顛墜於峻壑憑神明之扶助兮雖幽微而獲存賴先后之醇德兮乃保護其遺孫伊



日月之屢遷兮何四時之相通知年命之有期  
兮慨幹流之不息傷艱蹟之相承兮悲屯蹇而  
日臻心惻愴而不懌兮乃有懷於古人或垂綸  
於渭濱兮有胥靡於傅巖旣應繇而赴北兮作  
殷周之元鑒孔栖栖而不息兮終見黜於庶邦  
墨馳騁而不已兮亦舉世而不容有鸞孤而爭  
國兮有讓位而采薇有躍馬而赴會兮有棲遲  
以俟時曹納辛而袁亡兮袁戮田而曹盛鮑授  
州而得時兮韓棄牧而失性趙堯門而誕聖兮  
終天隱而不繁衛泯軀於世難兮啓洪業於宣  
元釋臯繇之法憲兮見蓼六之先亡諫疑枉於  
怨獄兮寧于公之獨昌明禍福之同門兮知休  
咎之異塗尋倚伏之無源兮或先詘而後舒賜  
憑軒而策駟兮撫清琴而自娛憲服敝於陋巷  
兮蘊六藝於蓬廬勃計行而致位兮錯謀合而  
身傾蕭功成而福集兮韓勳立而禍弁紛回平  
而綿結兮亮未識其幽情有積毀而恩昵兮有  
積譽而寵衰或形乖而意合兮或身密而志離



情與貌而紛競兮體與識而交馳且流言而見  
疑兮先緣謗而益信樂食子而中疎兮已放麇  
而日進或舉世而稱賢兮偶不合於主心或居  
鄉而三黜兮獨爲時之所欽或負鼎而干主兮  
或杖策於幽林或望旗而色阻兮或臨危而撫  
琴道有大而由小兮義有顯而必微理貴在於  
得要兮事終成于會機每一日而三省兮亦有  
念而九思孰有是而可是兮孰有非而可非石  
育子而啓夏兮鮎遺卵而孕般鳥藉冰而存棄  
兮虎乳孩以字文發昇舟而魚躍兮季潛軀而  
覆雲或揮戈而爭帝兮或洗耳而辭君道曲成  
而不一兮神參差而異兆茲聖達之未明兮豈  
前脩之克了迷白日之近遙兮方有闕於天表  
且臨海而觀瀾兮何津源之杳杳文遷繹而身  
徂兮景守節而災移湯改祝而革命兮靈投策  
而詬龜圍據胎而爲巨兮友發文而自相風吹  
鷓而襄墜兮神壓紐而平王彼羸縮之由人兮  
信吉凶之在已或勤憂以減齡兮亦安樂而獲



社弟成師而害兄兮父純臣而烹子識同命於  
三君兮兆先見於裔姒始樓桑而發輝兮終龍  
變於巴庸繞閭門而結慶兮鬱蟬蛻於三江水  
浩浩而襄陵兮竊息壤而瘠之鯀殛死於羽山  
兮禹宣力而營之鑿龍門以通河兮疎九江而  
入海總九州以攸同兮甄五都之所在雖父子  
之同氣兮乃業行之丕改以患蹇為福兮痛比  
干之殘軀以佞諛為獲安兮晒宰嚭之見屠以  
舉士而受賞兮悼史遷之腐刑以進為無益兮

見鄂秋之專城以仁義為桎梏兮信揖讓之勞  
疲以放曠為懸解兮傷六親之乖離哀越種之  
被戮兮嘉范蠡之脫羈欽四皓之高尚兮歎伊  
周之陟危望仗鉞而先鋒兮光安車而弗顧求  
封賞於寸心兮夢台袞於遠慮或忌賢而獨立  
兮或篡君以自樹既思匿而名揚兮亦求清而  
反汙見衆兆之紛錯兮觀變化之無方心營營  
而擾擾兮乃探衷而準常儼端坐於敝筵兮始  
拂龜而整筴冀靈鑒之祐余兮願告余以忠益



龜發兆以施靈兮利去華而守約著布列而成  
卦兮保龍潛而勿躍踵嘉遯之玄蹤兮追考槃  
于巖壑登名山以恬澹兮辭朝市之紛若奉貞  
吉於占繇兮翻夕警而晨裝揖許公於箕嶺兮  
諮夷齊於首陽瞻嵩華之崑崙兮眺恒碣之碨  
礧陵江湖之駭浪兮昇醫閭以尚羊乘玄虬之  
奕奕兮鳴玉鑾之瑤瑤浮滄波而濯足兮入三  
山而解裳謁伯禹於塗山兮詰三苗於三危登  
蒼梧而遐眺兮訪二妃於有媯追祝融於荆芊  
兮問洛宓於馮夷陵回飈而上驤兮窮深谷而  
下馳泐扶水而遠矚兮見虞淵之威微乘閬風  
之峻阪兮覲王母於崦嵫昇瑤臺而奏歌兮坐  
瓊室而賦詩託赤水以寄命兮附光風以傳辭  
出岷岫之崢嶸兮入汜林之杳鬱採鍾山之玉  
瑛兮收珠澤之珂珮攜羽民而遠游兮探長生  
之妙術騰雲霧而窈冥兮變域中之穢質望玄  
闕之寂寥兮過寒門而懷悲揖若士於霄際兮  
求霧塵於海湄憑帝臺而肆眺兮歷層冰而風



馳越弱水之滄溟兮躡不周之嶮巖屑瓊藥以  
爲糧兮斟玉液以爲漿結秋蘭以爲珮兮攬白  
蜺以爲裳聳景雲而上征兮撫閭闔而啓扉肅  
百神而警策兮奏中皇於紫微聆鈞天而九變  
兮耽廣樂而忘歸忽心移而志駭兮戀舊京而  
依依握招搖以爲旆兮巡天漢而下游建雲旗  
之逶迤兮御回風之瀏瀏策王良以歛轡兮命  
風伯以挾輶符屏翳以清路兮告河鼓以具舟  
聊右次於析木兮適回駕於青丘訪古人於首  
陽兮亦聞道於爽鳩覩三韓之累累兮見卉服  
之悠悠瞻維常之鬱鬱兮貢楛矢之啾啾心怊  
怛而惕惕兮志憫憫而縣縣伊五嶽之埴埴兮  
何四海之涓涓瞻九河其如帶兮觀三江其沈  
然夫五都之總總兮尚何足以遊盤彼八方之  
局促兮殊無可以達觀方吞霞而棄粒兮亦屑  
玉而煉丹漱醴泉以養氣兮吸沆瀣以當餐蔭  
建木之長柯兮援木禾之脩莖咀玉髓而充渴  
兮嚼正陽以長生參松喬而撫翰兮侶浮丘而



上征嗟域中之默默兮詎攄寫其深情情盤桓  
而猶豫兮志狐疑而未決久放蕩而不還兮心  
惆悵而不悅憶慈親於故鄉兮戀先君於丘墓  
回遊駕而改轅兮縱歸轡而緩御僕眷眷於短  
衢兮馬依依於跬步還故園而解羈兮入茅宇  
而返素耕東臯之沃壤兮釣北湖之深潭養慈  
顏於婦子兮競獻壽而薦甘朝樂酣於濁酒兮  
夕寄忻於素琴誦風雅以導志兮蘊六籍於曾  
禘敦儒墨之大教兮崇逸民之遠心播仁聲於  
終古今流不朽之徽音進不求於聞達兮退不  
營於榮利泛若不繫之舟兮湛若不用之器不  
潔其身兮不屑於位不拘小節兮不求曲備資  
靈運以託已兮任性命之遭隨旣聽天而委化  
兮無形志之兩疲除紛競而靖默兮守沖寂以  
無爲寄後賢以籍賞兮寧怨時之弗知亂曰稟  
元承命人最靈兮天壽否泰本天成兮體源究  
道歸聖哲兮隨化委遇能達節兮顯親揚名德  
之上兮保家全身亦厚量兮趣世浮動違性命



今鑿始究終同水鏡兮志願不合思遠遊兮陵  
 虛騁志從所求兮周歷四極騰八表兮形勞志  
 沮未衷道兮反我遊駕養慈親兮躬耕練藝齊  
 至人兮

刺讒疾幸詩

陽固

巧佞巧佞讒言興兮營營習習似青蠅兮以白  
 為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蠱毒何厚兮巧佞巧佞  
 一何工矣司間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啗自相  
 同矣浸潤之譖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貴焉  
 攻人之惡君子耻焉汝何人斯譖毀日繁予實  
 無罪騁汝詭言番番緝緝讒言側入君子好讒  
 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无妄之禍行將  
 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



維予小人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  
懲矣我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諂諛兮  
人之蠹兮刺促昔粟罔顧耻辱以求媚兮邪干  
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  
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載奔載趨或言  
或笑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識大猷  
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寔繁有詭其行有佞  
其音蘧蔭戚施邪媚是欽旣讒且妒以逞其心  
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  
宰嚭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  
異世同力江充趙高甘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  
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  
嗟爾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  
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若疾凡百君子  
宜其慎矣覆車之鑒近可信矣言旣備矣事旣  
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







重光世祖以不世之才開盪函夏顯祖以溫明之德潤伏九區高祖大聖臨朝經營云始未明求衣日昃忘食開翦荆棘徙御神縣更新風軌冠帶朝流海東雜種之渠衡南異服之帥沙西羶頭之戎漠北辮髮之虜重譯納貢請吏稱藩積德懋於夏殷富仁盛於周漢澤教旣周武功亦匝猶且發明詔思求直士信是蒼生薦言之秋祝史陳辭之日况臣家自奉國八十餘年紆金鏘玉及臣四世過以小才藉蔭出仕學慙專

門武闕方略早荷先帝眷仗之恩末蒙陛下不遺之施侍則出入兩都官歷納言常伯忝牧秦藩號兼安撫實思碎首膏原仰酬二朝之惠輕塵碎石遠增嵩岱之高輒私訪舊書竊觀圖史其帝皇興起之元配天隆家之業修造益民之奇龍麟雲鳳之瑞卑宮愛物之仁釋網改祝之澤前歌後舞之應囹圄寂寥之美可爲輝風景行者輒謹編丹青以標睿範至如太康好田遇窮后迫禍武乙逸禽懼震雷暴酷夏桀淫亂南



巢有非命之誅殷紂昏酣牧野有倒戈之陳周厲逐獸滅不旋踵幽王遇惑死亦相尋暨於漢成失御亡新篡奪桓靈不綱魏武遷鼎晉惠闇弱骨肉相屠終使聰曜鴉視并州勒虎狼據燕趙如此之輩罔不畢載起元庖犧終於晉末凡十六代百二十八帝歷三千二百七十年雜事五百八十九合成五卷名曰歷帝圖亦謗木諫鼓虞人盤盂之類脫蒙置御坐之側時復披覽冀或起予左右上補未萌伏願陛下遠惟宗廟之憂近存黎民之念取其賢君棄其惡主則微臣沈淪地下無異乘雲登天矣



上封事七條

李彪

臣聞昔之哲王莫不疊疊孜孜思納讜言以康黎庶是以訪童問師不避淵澤詢謀諮善不棄芻蕘用能光茂實於竹素播徽聲於金石臣屬生有道遇無諱之朝敢脩往式竊揆時宜謹冒死上封事七條狂瞽之言伏待刑戮其一曰自太和建號踰于一紀典刑德政可得而言也立圓丘以昭孝則百神不乏饗矣舉賢才以酬諮則多士盈朝矣開至誠以軌物則朝無佞人矣



敦六順以教人則四門無凶人矣制冠服以明  
秩則典式復彰矣作雅樂以協人倫則人神交  
慶矣深慎罰以明刑則庶獄得衷矣薄服味以  
示約則儉德光昭矣單宮女以配鰥則人無怨  
曠矣傾府藏以賑錫則大賚周渥矣省賦役以  
育人則編戶巷歌矣宣德澤以懷遠邇則華荒  
抃舞矣垂至德以暢幽顯則禎瑞效質矣生生  
得所事事惟新巍巍乎猶造物之曲成也然臣  
愚以為行儉之道猶自闕何者今四人豪富之

家習華旣深敦樸情淺夫識儉素之易長而行  
奢靡之難久壯制第宅美飾車馬僕妾衣綾綺  
土木被文繡僭度違衷者衆矣古先哲王之爲  
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宮室  
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踰大賤不得踰貴夫然  
故上下序而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  
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豈不謬哉消功  
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  
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焉可勝言哉漢文時



賈誼上疏云今之王政可爲常太息者六此卽  
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王好勇  
而士多輕死楚靈好菴而國有饑人今二聖躬  
行儉素詔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  
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難化如此蓋朝制  
弗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服  
自百官以至于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逼賤  
卑不僭高不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今或者  
以爲習俗日久不可卒革臣謹言古人革之之

漸昔子產爲政一年百姓歌之曰我有田疇子  
產伍之我有衣冠子產貯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及三年乃改歌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我有  
子弟子產誨之子產若死其誰繼之然則鄭人  
之智豈前昏而後明哉且從政者須漸受化者  
難頓故也今若爲制以差品之始末之情魏士  
與鄭人同矣旣同鄭人是爲卒有善歌豈可憚  
其初怨而不爲終善哉夫尚儉者開福之源好  
奢者起貧之兆然則儉約易以教行華靡難以



財滿是以聖人留意焉賢人希準焉故夏禹卑  
宮室而惡衣服殷湯寢黃屋而乘輅輿此示儉  
於後王後王所宜觀其意而取折衷也孔子爲  
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晏嬰爲齊正卿冠濯  
冠而衣故裘此示儉於後臣後臣所宜識其情  
而消息之也前志云作法於涼其弊猶貧此言  
雖略有達治道臣之瞽言儻或可採比及三年  
可以有成有成則人務本人務本則奢費除奢  
費除則穀帛豐穀帛豐則人逸樂人逸樂則皇

基固矣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  
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亡主則宗廟無所饗  
冢嫡廢則神器無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  
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恢崇儒術  
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  
蒸是以世統生人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  
也殆棄德政坑焚儒典弗以義方教厥冢子於  
是習成凶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  
世而亡亡之與興其道在於師傅師傅之損益



百文世編 卷之六十二 三十一  
可得而言益者周公傳成王教以孝仁禮義遂  
去邪人不使見惡人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  
有道術者以爲衛翼衛翼良成王正周道之所  
以長久也損者趙高傳胡亥教以刑戮斬劓及  
夷人族逐去正人不得見善士諂佞讒賊者爲  
其左右左右邪胡亥僻秦祚之所以短促也夫  
皇天輔德者也豈私周而疎秦哉由所行之道  
殊故禍福之途異耳昔光武議爲太子置傅以  
問其羣臣羣臣望意皆言太子舅執金吾新陽

侯陰就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立太子爲陰氏  
乎爲天下乎卽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  
宜用天下之賢才光武稱善曰置傅以正太子  
也今博士不難正朕况太子乎卽拜佚爲太子  
太傅漢明卒爲賢主然則佚之傳漢明非廼生  
之漸也尚或有稱而况廼生訓之以正道其爲  
益也固以大矣故禮曰太子生因舉以禮使士  
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于南郊明冢嫡之重見  
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敬之道也然



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誨聖敬之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準古立師傅以訓導太子訓導正則太子正太

子正則皇家慶皇家慶則人幸甚矣其三曰臣聞國本黎元人資粒食是以昔之哲王莫不勤勸稼穡盈畜倉廩故堯湯水旱人無菜色者蓋由備之有漸積之有素暨于漢家以人食少乃設常平以給之魏氏以兵糧乏制屯田以供之用能不匱當時軍國取濟又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人勸農相切如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



人就豐既廢營產疲而乃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豈有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糴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又務貯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臣又聞前代明主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其四曰昔帝舜命咎繇惟刑之恤周公誥成王勿誤于庶獄斯皆君臣相誠重刑之至也今二聖哀矜罪辜小大



二情讞決之日多從降恕時不得已必垂惻隱  
雖前王之勤聽肆赦亦如斯而已至若行刑犯  
時愚臣竊所未安漢制舊斷獄報重常盡季冬  
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三微後歲旱論者以  
一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以故致旱專下公卿  
尚書陳寵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干  
芸荔之應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  
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蟄蟲皆震夏以  
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  
是不稽天意也月令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以起隆怒不可謂寧以行大刑不可謂靜章帝  
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  
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  
於昔遵時之憲猶或闕然豈所謂助陽發生垂  
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制天下斷  
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  
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  
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



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鞶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同古典自太和以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至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未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周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卑隸同賈誼乃上書極

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入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伏惟聖德慈惠豈與漢文比隆



哉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臣安可陳瞽言  
於朝但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  
焉夫道貴長久所以樹之風聲也法尚不虧所  
以貽厥孫謀也焉得行恩當時而不著長世之  
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書云孝乎  
惟孝友子兄弟二經之旨蓋明一體而同氣可  
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罪不相及者乃君  
上之厚恩也至若有懼懼應相連者固自然之  
恒理也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  
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慙之色宴安榮位遊從自  
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  
戚之理也昔秦伯以楚人圍江素服而示懼宋  
仲子以失舉桓譚免冠而謝罪然則子弟之於  
父兄父兄之於子弟惟其情至豈與結盟相知  
者同年語其深淺哉二聖清簡風俗孝慈是先  
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  
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  
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免留之如此足以敦



厲凡薄使人知有所耻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以終孝子之情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卽戎素冠作刺逮于虐秦殆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民當從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而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醮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如有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者則優旨慰喻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容之警墨練從役雖愆於禮事所



宜行也如臣之言少有可採願付有司別為條制

求復脩史表

李彪

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十紀  
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圯冊勳有關  
美隨日落善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  
蕪至於太和之十一年先帝先后召名儒博達  
之士以克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  
令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  
時詔臣曰平爾雅志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  
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伏惟孝文皇帝承



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民若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獻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之然先皇之茂勳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之威也禮由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之志



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  
加以謙尊而光爲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皇而六  
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於金石臣竊謂  
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與四時  
並其茂故能聲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  
滅而風流不泯者其唯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  
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  
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  
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史  
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  
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  
賦伯喈造閣而就志近儻晉之世有佐郎王隱  
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書則樵薪供爨夜  
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  
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  
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  
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令爾休  
矣而典暮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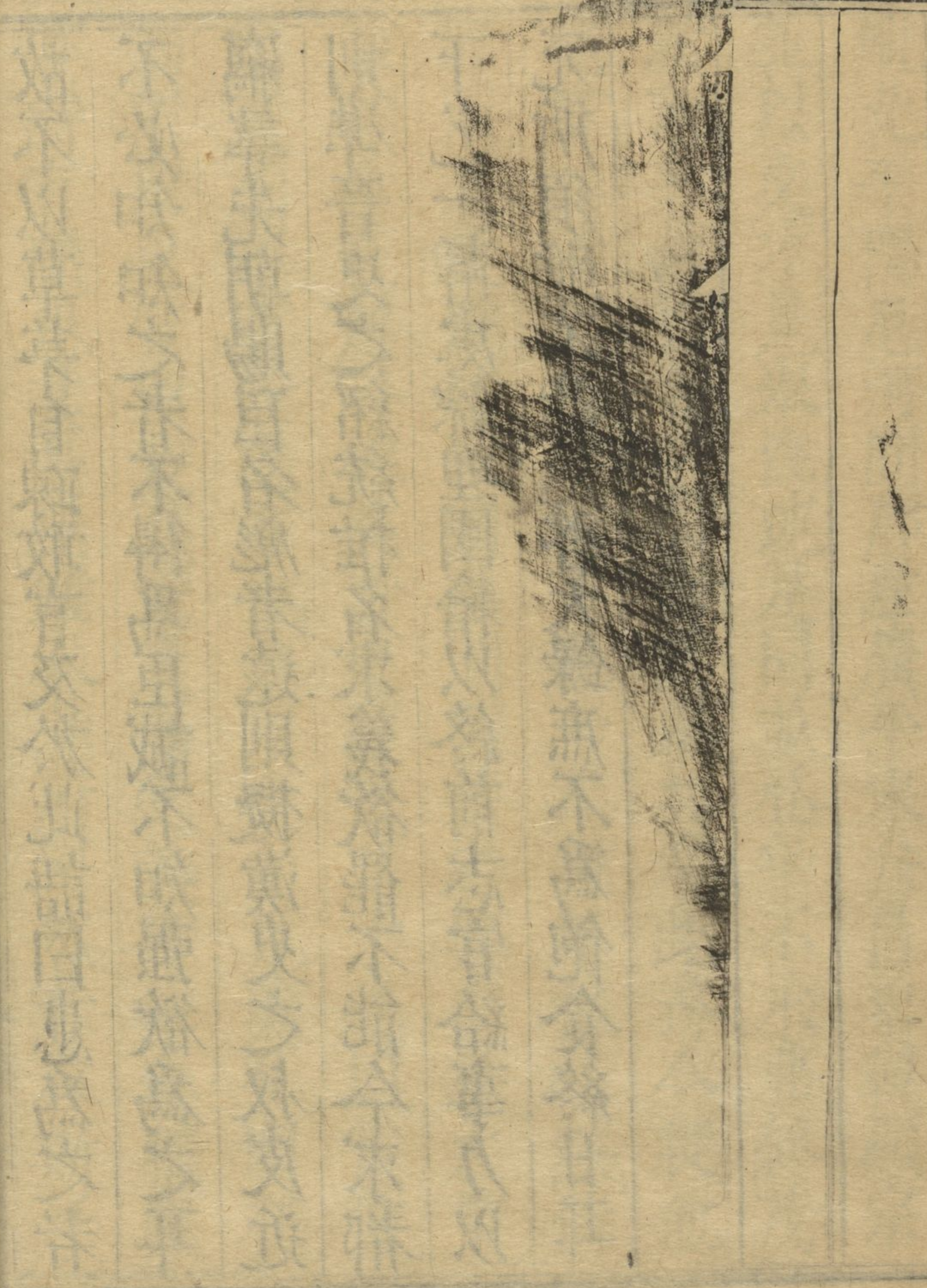
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  
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並登年不永弗終茂  
績前著作程靈虯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  
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  
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  
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戒其子遷曰當世  
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  
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  
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衣斯任  
故不以草茅自疎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為之者  
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為臣誠不知強欲為之耳  
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  
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  
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  
充所須雖不能光啓大錄庶不為飽食終日耳



陳言書法體例表

江式

臣聞庖羲氏作而八卦列其畫軒轅氏興而龜  
 策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跡  
 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宜之王庭  
 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明迄于三代  
 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悉殊倉氏是故周  
 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  
 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  
 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





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悉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中以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吏民上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考其書形雖無厥誼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之受涼州刺史杜鄴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



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應  
運制作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  
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  
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  
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  
所以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  
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  
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  
後漢卽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  
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  
舊文殊藝異術王敎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  
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慎古文學之師也後慎  
嗟時人之好奇歎儒俗之穿鑿惋文毀於譽痛  
字敗於訾更詭任情變亂於世故撰說文解字  
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包括六藝羣書之  
話評釋百氏諸子之訓天地山川草木鳥獸昆  
蟲雜物奇怪珍異王制禮儀世間人事莫不畢  
載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



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竒能莫不雲集于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訓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為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

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竒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放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角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



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  
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  
虛巧談辯之士又以意說炫惑於時難以釐改  
故傳曰以衆非非行正信哉得之於斯情矣乃  
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兒爲翫神虫爲蠶如  
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  
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字  
者六藝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  
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

又曰述而不作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皆言遵  
脩舊史而不敢穿鑿也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  
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俱受學於衛覬古篆  
之法倉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  
官至太子洗馬出爲馮翊郡值洛陽之亂避地  
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大延中  
皇威西被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  
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  
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



庸薄漸漬家風有忝無顯但逢時來恩出願外  
每承澤雲津厠霑漏潤驅馳文閣參預史官題  
篆宮禁猥同上哲旣竭愚短欲罷不能是以敢  
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竊慕古人之軌企  
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  
爲主爰採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篇爾雅三倉  
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  
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  
皆以次類編聯文無復重糾爲一部其古籀奇

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詁訓假  
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逐字而  
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冀省百氏  
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書乞垂  
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覽書生  
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一月一監  
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明旨



鼠賦

盧元明

跖實排虛巢居穴處惟飲噬於山澤悉潛決於  
林籟故寢廟有處茂草別所矧乃微蟲乖群異  
侶干紀而進於情難許爾雅所載厥類多種詳  
其容質並不足重或處野而隔陰山或同穴而  
隣蟠冢或飲河以求飽腹或噏煙而游森聳然  
今者之所論出於人家之壁孔嗟乎在物最爲  
可賤毛骨莫充於玩賞脂肉不登於俎膳故淮  
南輕舉遂嘔腸而莫追東阿體拘徒稱仙而被



譴其爲狀也。僭恠咀吁，睚離睽暘，鬚似麥，鬣半  
垂眼如豆角，中劈耳類槐葉，初生尾若杯酒餘。  
瀝乃有老者羸，體疥癩偏多，奸計衆中無敵託。  
社忌器妙解，自惜深藏厚，閉推能推覓，或尋繩  
而下，或自地高躑，登機緣櫃，盪扉動帟，怵怵終  
朝轟轟，竟夕是以詩人爲辭寔。云其碩盜干湯  
之珍俎，傾留髡之香澤，傷繡領之斜製，毀羅衣  
之重襲。曹舒由是獻規，張湯爲之被謫，亦有閑  
居之士，倦遊之客，絕慶弔以養真，素擯左右而  
尋詩。易庭院肅清，房櫳虛寂，爾以群鼠乘間，東  
西擗擲，或牀上將髡，或戶間出額，貌甚舒暇，情  
無畏惕，又領其黨，與欣欣奕奕，欹覆箱奩，騰踐  
茵席，共相侮侮，特無宜適，嗟天壤之含弘，產此  
物其何益。



孝莊帝殺爾朱榮詔

温子昇

蓋天道忌盈人倫疾惡疏而不漏刑之無捨是以呂霍之門禍譴所伏梁董之家咎徵斯在爾朱榮爰自晉陽同憂王室義旗之建大會孟津與其樂推其誠鴻業論其所由乃有勳効但致遠恐泥然之實難習未崇朝豺狼已露既位極宰衡地踰齊魯容養之至豈復是過但心如猛火山林無以供其暴意等漏卮江河無以克其溢既見金革稍寧方隅漸泰不推天功謂爲已



力與奪任情臧否肆意無君之迹日月已甚乃  
有裂冠毀冕之心將為拔本塞源之事天既厭  
亂人亦悔禍將而有聞罪無攸縱是而可懷孰  
不可忍並以伏辜自貽伊戚元惡既除人神慶  
泰便可大赦天下

大覺寺碑

温子昇

維天地開闢陰陽轉運明則有日月陰則有鬼  
神初地遼遠末路悠長自始及終從凡至聖積  
骨成山祗劫莫數垂衣拂石恒河難計及冠日  
示夢蒙羅見謁應世降神感物開化顏如滿月  
心若盈泉體道獨悟含靈自曉居三殿以長想  
出四門而永慮聲色莫之留榮位不能屈道成  
樹下光燭天上變化靡窮神通無及置須彌於  
葶藶納世界於微塵開慈悲之門開仁壽之路



極煩惱於三塗濟苦難於五濁非但化及天龍  
教被人神固亦福霑行鴈道洽遊魚但群生無  
感獨尊罷應雜色照爛諸山搖動布金沙而弗  
爰建寶蓋而未留遂上微妙之臺永升智慧之  
殿  
人慕德象法興靈圖影西山承光東壁  
主上乃據地圖攬天鏡乘六龍朝萬國牢籠宇  
宙襟帶江山道濟橫流德昌頽曆四門穆穆百  
僚師師乘法船以徑度駕天輪而高舉神功寶  
業旣被無邊鴻名懋實方在不朽抵掌措言雖  
不盡意執筆書事其能已乎



寒陵山寺碑序

温子昇

昔晋文尊周續宣於踐土齊桓霸世威著於邵  
 陵並道冠諸侯勲高天下衣裳會同之所兵車  
 交合之處寂寞消沈荒涼磨滅言談者空知其  
 名遙遇者不識其地然則樹銅表跡刊石記功  
 有道存焉可不尚與永安之季數鍾百六天灾  
 流行人倫交喪爾朱氏既絕彼天綱斷茲地紐  
 祿去王室政出私門銅馬競馳金虎亂噬九嬰  
 暴起十日並出破壁毀珪人物既盡頭會箕歛



杼柚其空大丞相渤海王命世作宰惟機成務  
標格千仞崖岸萬里運鼎阿於襟抱納山岳於  
胸懷擁玄雲以上騰負青天而高引鐘鼓嘈噴  
上聞於天旌旗繽紛下盤於地壯士懍以爭先  
義夫憤而競起兵接刃於斯場車錯轂於此地  
轟轟隱隱若轉石之墜高崖碾碾磔磔如激水  
之投深谷俄而霧捲雲除冰離葉散靡旗蔽日  
亂轍滿野楚師之敗於栢舉新兵之退自昆陽  
以此方之未可同日既考茲沃壤建此精廬砥

石礪金瑩珠琢玉經始等於佛功制作同於造  
化息心是歸靜行攸處神異畢臻靈僊總萃鳴  
玉鸞以來遊帶霓裳而至止翔鳳紛以相嚙飛  
龍蜿而俱躍雖復高天銷於猛灰大地淪於積  
水固以傳之不朽終亦記此無忘



西河王謝太尉表

溫子昇

臣聞拂羽決起力謝摩天策蹇載馳功微送日  
將短翮難以凌高鶩乘無由致遠雖復建旗出  
郡未追楚趙之風捧壺入侍徒踵金張之迹及  
天祚明德運啓興王六遂始遷九鼎初定於焉  
承乏有用當官草靡從風未遑克讓常恐執轡  
輕輪操刀傷錦



天平元年被命作答齊神武勅 温子昇

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  
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間者  
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雋且申朕懷今得  
王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  
遇王武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  
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  
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慮  
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



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  
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  
分謫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  
置之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  
旣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  
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  
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  
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勳人  
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

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  
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  
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  
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  
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  
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  
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  
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  
爲王殺幽辱壅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



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  
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  
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  
朕既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

易傳卜百年義

關朗

同州刺史王彥問於關子曰夫治亂損益各以  
數至苟推其道百世可知彥不佞願假先生之  
筮一以決之關子曰占算幽微至誠一慮多則  
有惑請命著卦以百年爲斷既而揲著布卦得  
夬之革捨著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二再傳爾  
從今甲申二十四年戊申天下當大亂而禍始  
宮掖有蕃臣柄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  
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也彥曰其人



安出子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  
郊乎彥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子曰當有二雄  
舉而中原分彥曰各能成乎子曰我隙彼動能  
無成乎若無大賢扶之恐皆不能成名彥曰請  
刻其歲子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彥  
曰何國先亡子曰不戰德而詐權則舊者先亡  
彥曰其後何如子曰辛丑之歲當有恭儉之主  
起布衣而并六合彥曰其東南乎子曰必在西  
北夫平大亂未可以文治必須以武定且北用  
武之國也且東南之俗其弊也剽西北之俗其  
興也勃况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  
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彥曰東南之歲可刻乎子  
曰東南不出運曆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  
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之歲明王當興定天  
下者不出九載已酉江東其危乎彥曰明王既  
興其道若何子曰設斯人有始有卒五帝三王  
之化復矣若無三五之道則必終之以驕加之  
以亢晚節末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天下復亂夫



先王之道墜地久矣改張易調其興實難苛化  
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  
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彥曰先王之道竟亡  
乎子曰何謂能亡也夫明主久曠必有達者興  
焉而能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所由繫也孔子  
曰文不在茲乎此王道不能亡也彥曰請推其  
數子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  
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終則有  
始天之道也噫朗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  
以降天下無真主故黃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  
四載更八十二年丙午三百六十六矣當有達  
者生焉更十一年甲子當有王者合焉用之則  
王道振不用則洙泗之教修矣彥曰其人安出  
子曰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  
後不王斯人生晉生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晉  
者陶唐之遺風乎天地之數宜契自然彥曰此  
後何如子曰始於甲申止於甲子正百年矣過  
此未之或知也



統言易義

關朗

乾坤易之門也易變動乎乾坤之中也天動也  
陽也剛也配地則變地靜也陰也柔也順天而  
行行而變變而通此所謂易孔子曰動靜有常  
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言易  
始於動靜終於吉凶聖人所以前知而行其道  
也道不虛行存乎其人是故天道曰陰陽地道  
曰柔剛人道曰仁義行之則三變而通之則一  
子曰百慮而一致此言三才五常參同而用也



古文世系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一  
用之於既往之謂變用之於未來之謂占觀其  
變極其數知其來受命如響乾坤之神夫易極  
乎神而已矣子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  
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然則知之可及也藏之  
不可及也非至聖非神孰能與於此著以數推  
卦以象告數主乎動象主乎靜動言乎遠故可  
以知來靜言乎邇故可以藏往往來之交逆順  
之際此吉凶所以前知也變化所以會合也數  
會乎上象合乎下天人相與其深微哉

### 大衍義

關朗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何謂也曰天數  
兆於一生於二成於三此天地人所以立也衍  
於五成於六偶於十此五行六爻十日所以錯  
綜也天一數之兆也雖明其兆未可以用也地  
二數之生也有生則滋乃可以推之也天三數  
之極也極乎終則及乎始兼兩之義也子曰兼  
三才而兩之又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五行  
水生乎一成乎六火生乎二成乎七木生乎三



成乎八金生乎四成乎九土生乎五成乎十獨  
陽不生獨陰不成故天一必待地六而成之地  
二必待天七而成之其體雖五而成必六六者  
非他天地生成之謂也天數五地數五五者非  
他三天兩地之謂也地二天三合而爲五其二  
不用者六來則一去也既成則無生也有生於  
無終必有始既有則無去矣故大衍五十其用  
四十有九者入有去無之謂也張彞問曰何謂  
入有去無子曰天生於陽成於陰陰成則陽去

生於陰成於陽陽成則陰去六爻初上無位者  
陰陽相去者也天數以三兼二地數以二兼三  
奇耦雖分錯綜各等五位皆十衍之極也故曰  
大衍彞曰然則其用何謂四十有九其一將不  
用乎子曰物有兩大必曰虛盈日往月來晝極  
則夜進盈於此則虛於彼盈於小必虛其大此  
用所以不窮也故曰其用四十有九也彞曰凡  
衍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今云五十而又去其一  
何謂也子曰著不止法天地而已必以五行運



於中焉大耦而言則五十也小奇而言則五也  
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奇耦小大具言之爾若  
舉大而去小盈奇而虛耦則小奇之五大耦之  
一皆盈而不用彜書而藏之嘆曰吾乃知著可  
遺也

闔闢義

闔明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二闢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何也曰坤陰之母無不容在戶  
為闔乾陽之君無不由在戶為闢闢往則闔來  
闔往則闢來以氣言之為啓閉以道言之為離  
合以內外言之為往來故卦有內外人有出入  
往來相交內外相取上下相刑吉凶相分君子  
小人相亨相屯闢變而闔闔變而闢往通則來  
來通則往故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

文世編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三 一百四五

古文世編 卷之六十一 三十三 一百四五



通天左旋西視之來東視之往日月右行東視之來西視之往天氣下降地氣上躋上下往來亦若東西之視卦乾來乎內坤往乎外君子闢小人闢故名泰反是名否作易者其闢君子之道而通小人之闢乎故名以君子名其卦吉來則凶往有變則能通故曰小往大來吉亨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同卽通也夫同於物者物亦同之故吉異於衆者衆亦異之故凶君子同君子而和小人小人同小人而和君子同似異而必通和似同而必異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吉凶生矣此言君子小人各以羣類相吉凶也張彝曰君子小人誠猶闔闢之義矣然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何謂也子曰爾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乎權者變而合道者也君子和小人小人和君子豈本性也蓋接物而變已者也接物者言接之而已非同之也故洗濯物心無所瀆汙謂之洗心變已者言反之而已

人小人同小人而和君子同似異而必通和似同而必異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吉凶生矣此言君子小人各以羣類相吉凶也張彝曰君子小人誠猶闔闢之義矣然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何謂也子曰爾所謂可與立而未可與權乎權者變而合道者也君子和小人小人和君子豈本性也蓋接物而變已者也接物者言接之而已非同之也故洗濯物心無所瀆汙謂之洗心變已者言反之而已



非異之也故藏晦於密無所間然謂之退藏民  
危者平之易者傾之無吉無凶同歸一致此之  
謂與民同患

理性義

關朗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何謂也曰性命之理以天  
言之曰陰陽以地言之曰柔剛以人言之曰仁  
義蓋乎一性也有生有命有性有情有情者天  
之邪氣人之亂行也邪氣正亂勝治則情勝  
性去邪近亂制情則元命立元者衆性之  
長羣陽之尊天人之理也窮極此二者則知生  
死之說性命之理得矣張彝問曰夫子之言性  
命則然也何謂有亨有塞子曰亨之塞之遇其



時時也者繫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矣得小人之道則時塞也然而君子亨則時治命也小人亨則時亂命也時命一而已矣聖人知命適時必先天理故曰窮理也聖人順天立性故曰盡性也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故曰以至於命有亨有塞今小人多君子少吾安敢言命

動靜義

關朗

張彞問動靜之象子曰天地者也天常動地常靜常動柔克者也常靜剛克者也故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子曰噫了未知易矣天地之道無立人之事安足為易哉易行乎天地之中者人也人參天地為才倣天地為文虛其位實其用三才相參六爻相倣位無定處用有藏密吉凶前知非至神孰能與於此萬物化聖人者也故物不能自神蓋神之者人也張彞曰聖人通神



則聞命矣滔滔天下豈盡通神哉子曰人皆天地之靈五行之秀也靈全秀淳則爲君子靈秀不具則爲小人千人一靈萬人一秀故曰君子之道鮮矣然鼓之舞之盡在其神焉是故神者仁見爲仁智見爲智君子見爲君子小人見爲小人殊途同歸寂然不動此聖人之作易所以舉君子禦小人約以存博寡以治衆是謂神德行也德行常簡易者無他道也滔滔天下通乎神而已矣至剛非常道也至柔非常道也動靜亦然至動必多憂至靜必多疑不憂不疑其惟有常乎至常忘機至寧忘樂斯動靜之中也聖人有六動動不失乎時中中也者易之六用動靜之適也非知至至之安能適其中哉知至則知幾知幾則知動知動則知神知神則知靜矣



神義

關朗

張彝問曰何謂神子曰神也者易之靈也靈應冥契不思而得強名曰神猶言神靈盼響靈應無迹者也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地也易之神在乎道而所神在人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神無方道無迹人無至斯可以議易矣張彝曰然則天地至神必待人而存乎

神也者易之靈也靈應冥契不思而得強名曰神猶言神靈盼響靈應無迹者也日月之明在乎天而所明在地也易之神在乎道而所神在人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神無方道無迹人無至斯可以議易矣張彝曰然則天地至神必待人而存乎







則乾坤何爲乎故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大官  
用我無爲矣小過一時之用也大過一世之用  
也豫者備也物備不憂乎用事備不憂乎理不  
憂則樂可知也故豫樂也屯萬物生也物生無  
不屯者也事成無不由難者也需須也人之所  
須莫大乎飲食故需養也小畜二卦之體當小  
過一爻之義也然則小之一也畜過異時焉臨  
大也所臨大則天下之民尊無不尊至大也故  
曰至臨言無不至也始盛者由衰而益者也始  
衰者由盛而損者也故損益盛衰之始也聖人  
以此施之於典禮推之於時運必使濟其衰戒  
其盛行乎易中矣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故夏以金德垂四百餘年殷以水德垂六百餘  
年周以木德垂八百餘年得其道也數不能逃  
後王不能應其數者禮不行乎易中者也蒙昧  
者厥道求乎明明夷亦昧也非不明蓋傷之爾  
咸天地之交也恒天地之久也人不交不久故  
咸恒人道之統也天地之功者也鼎變新也變



無不動震動也動無不止良止也止無不漸漸  
進也萬物無不有漸漸其聖人之進乎古者無  
爲而治百姓日用而不知其漸之然乎兌見也  
以其陰柔外形乎巽伏也以其陰柔內蘊乎無  
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者則其所宜非災之  
也明乎外物者自睽故曰睽外也明白內者家  
自齊故曰家人內也君子泰則小人否小人泰  
則君子否故曰反其類也履之而不處其周公  
歟需之而不進其仲尼歟不處不進其時乎

應詔陳得失

黎景熙

臣聞成湯遭旱以六事自陳宣王太甚而珪璧  
斯竭豈非遠慮元元俯哀北庶方今農要之月  
時雨猶愆率土之心有懷渴仰陛下垂情萬類  
子愛羣生覲禮百神猶未豐洽者豈或作事不  
節有違時令舉措失中儻邀斯旱春秋君舉必  
書動爲典禮水旱陰陽莫不應行而至孔子曰  
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春秋莊公  
三十一年冬不雨五行傳以爲是歲一年而三



築臺奢侈不恤民也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時作南門勞民興役漢惠帝二年夏大旱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澗水絕五行傳以爲先是發民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漢武帝元狩三年夏大旱五行傳以爲是歲發天下故吏穿昆明池然則草木之功動民興役天輒應之以異典籍作誠儻或可思上天譴告改之則善今若息民省役以答天譴庶靈澤時降嘉穀有成則年登可覲子來非晚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或恐極陽生陰秋多雨水年復不登民將無覲如又薦饑爲慮更甚



禁奢書

黎景熙

臣聞寬大所以兼覆慈愛所以懷衆故天地稱  
其高厚者萬物得其容養焉四時著其寒暑者  
庶類資其忠信焉是以帝王者寬大象天地忠  
信則四時招搖東指天下識其春人君布德率  
土懷其惠伏惟陛下資乾御寓品物咸亨時乘  
六龍自強不息好問受規天下幸甚自古至治  
之君亦皆廣延博訪詢採芻微置鼓樹木以求  
其過頃年亢旱踰時人懷望歲陛下爰發明詔



廣求人瘼同禹湯之罪已高宋景之守正澍雨  
應時年穀斯稔剋已節用慕質惡華此則尚矣  
然而朱紫仍耀於衢路綺縠猶侈於豪家袒裼  
未充於細民糟糠未厭於編戶此則勸導之理  
有所未周故也今雖導之以政齊之以刑風俗  
固難以一矣昔文帝集上書之囊以作帷帳惜  
十家之產不造露臺後宮所幸衣不曳地方之  
今日富室之飾曾不如婢隸之服然而以身率  
下國富刑清廟稱太宗良有以也臣聞聖人必  
於其道而天下化成今承魏氏喪亂之後貞信  
未興宜先遵五美屏四惡革浮華之俗抑流競  
之風察鴻都之小藝焚雉頭之異服無益之貨  
勿重於時虧德之器勿陳於側則民知德矣臣  
又聞之為治之要在於選舉若差之毫釐則有  
千里之失後來居上則致積薪之譏是以古之  
善為治者貫魚以次任必以能爵人於朝不以  
私愛簡材以授其官量能以任其用官得其材  
用當其器六轡既調坐致千里虞舜選衆不仁



者遠則庶事康哉民知其化矣

六經略注序

常爽

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  
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啓悟耳目未有  
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  
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甯越庸夫也  
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  
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  
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



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撰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



議蕭正德叛降表

蕭寶寅

伏見揚州表蕭正德自云避禍遠投宸掖背父  
叛君駭議衆口深心指趣厥情難測臣聞立身  
行道始於事親終於事君故君親盡之以恒敬  
嚴父兼之以博愛斯人倫之所先王教之盛典  
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毀則藏姦常刑靡赦所  
以晉恭獲謗無所逃死衛伋受誣二子繼沒親  
命匪棄國孰無父况今封豕尚存長蛇未滅偷  
生江表自安毒醜而正德居猶子之親竊通侯



之貴父榮於國子爵於家履霜弗聞去就先結  
隔絕山淮溫清永盡定省長違報復何日以此  
爲心心可知矣皇朝綿基累業恩均四海自北  
徂南要荒仰澤能言革化無思不韙賁玉帛於  
丘園標忠孝以納賞築藁街于伊洛集華裔其  
歸心被髮鑿身之會屈膝而請吏交趾文身之  
渠款關而效質至如正德宜甄義以至貶昔越  
棲會稽賴宰嚭以獲立漢困彭宋寔丁公而獲  
免吳項已平二臣卽法豈不錄其情哉欲明責

以示後况遺君忽父狼子野心旣不親親安能  
親人中間變詐或有萬等伏惟陛下聖敬自天  
欽光纂歷昭德塞違以臨羣后脫包此兇醜寘  
之列位百官是象其何誅焉臣釁結禍深痛纏  
肝髓日暮途遙復報無日豈區區於一豎哉但  
才雖庸近職居獻替愚衷寸抱敢不申陳伏願  
聖慈少垂察覽訪議槐棘論其是非使秋霜春  
露施之有在相鼠攸刺遄死有歸無令申伋受  
笑於苟存曾閔淪名於盛世



考功表

蕭寶寅

臣聞堯典有黜陟之文周書有考績之法雖其  
 源難得而尋然條流抑亦可知矣大較在于官  
 人用才審於所莅練迹校名驗於虛實豈不以  
 臧否得之餘論優劣著於歷試者乎既聲窮於  
 月旦品定於黃紙用效於名輩事彰於臺閣則  
 賞罰之途差有商準用捨之宜非無依據雖復  
 勇進忘退之儔奔競於市里過分亡涯之請馳  
 騫於多門猶且顧其聲第慎其與奪器分定於



下爵位懸於上不可妄叨故也今竊見考功之  
 典所懷未喻敢竭無隱試陳萬一何者竊惟文  
 武之名在人之極也德行之稱為生之最首忠  
 貞之美立朝之譽仁義之號處身之端自非職  
 惟九官任當四岳授曰余諧讓稱俞往將何以  
 克厭大名允茲令問自比已來官罔高卑人無  
 貴賤皆飾辭假說用相褻舉涇渭同波薰蕕共  
 器求者不能量其多少與者不復覈其是非遂  
 使冠履相貿名與實爽謂之考功事同汎涉紛

紛漫漫焉可勝言又在京之官積年一考其中

或所事之主遷移數四或所奉之君身亡廢絕

或並寮離索或同事凋零雖當時文簿記其殿

最日久月深駁落都盡人有去留誰復掌其勤

墮或停休積稔或分隔數千累年之後方求追

訪聲迹立其考第無不苟相悅附共為脣齒飾

垢掩疵妄加丹素趣令得階而已無所顧惜賢

達君子未免斯患中庸已降夫復何論官以求

威身以請立上下相蒙莫斯為甚又勤恤人隱



咸歸守令厥任非輕所責實重然及其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旣而限滿代還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朔望止於齎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中便登三級彼以實勞劇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又聞之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孟子亦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

大夫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雖文質異時污隆殊世莫不寶茲名器不以假人是以賞罰之柄恒自持也至乃周之藹藹五叔無官漢之察察館陶徒請豈不重骨肉私親親誠以賞罰一差則無以懲勸至公暫替則覲覲相欺故至慎至惜殷勤若此况乎親非肺腑才乖秀逸或充單介之使始無汗馬之勞或說與利之規終慙十一之潤皆虛張無功妄指羸益坐獲數階之官藉成通顯之貴於是巧詐萌



生偽辯鋒出役萬慮以求榮開百方而逐利握樞秉鈞者亦知其苦斯但抑之則其流已注引之則有何紀極夫琴瑟在於必和更張求其適調去者既不可追來者猶或宜改按周官太宰之職歲終則令官府各正所司受其會計聽其致事而詔於王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愚謂今可嚴依其準見居官者每歲終本曹皆明辨在官日月具覈才行能否審其實用而注其上下游辭宕說一無取焉列上尚書覆其

合否如有紕謬卽正而罰之不得方復推詰委否容其進退旣定其優劣善惡交分庸短下第黜凡以明法幹務忠清甄能以記賞總而奏之經奏之後考功曹別書於黃紙油帛一通則本曹尚書與令僕印署留於門下一通則以侍中黃門印署掌在尚書嚴加緘密不得開視考績之日然後對共裁量如此則少存實錄薄止姦回其內外考格裁非庸管乞求博議以爲畫一若殊謀異策事關廢興遐邇所談物無異議者



自可臨時斟酌匪拘恒例至如煖流引比之訴  
貪榮求級之請如不限以關鍵肆其徬通則蔓  
草難除涓流遂積穢我彝章撓茲大典謂宜明  
加禁斷以全至治開返本之路杜澆敝之門如  
斯則吉士盈朝薪樵載煥矣

陳時務書

韓麒麟

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  
籍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  
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  
與孝弟均賞是百王之常軌為政之所先今京  
師人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  
不耕或受其饑况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  
東遭水而人有餒終今秋京師遇旱穀價踊貴  
寔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



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  
皆由有司不爲明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  
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  
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  
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寔在於斯愚  
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  
令貴賤有別人歸朴素制天下男女計課嚴加  
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灾免於流亡  
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以所統齊州租粟  
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爲利而不可長久  
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  
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振所謂私  
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



上魏高祖疏

韓顯宗

進賢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  
 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之州郡貢察徒有秀孝  
 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  
 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  
 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父祖之遺烈亦何  
 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  
 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為臣苟非其才雖三  
 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是以大才受大官小才



受小官各得其所以致雍熙議者或云今世等  
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  
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  
重者卽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  
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  
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治生民之  
命於是而在有罪必罰罰必當辜則雖筆撻之  
刑而人莫敢犯也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  
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弃市

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  
刑也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  
閣百官亦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  
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  
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讐是則堯舜止  
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書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實宜敕示百寮以惠元  
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大戎所逐東遷河洛鎬  
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實自創



革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  
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豈若周漢出於  
不得已哉按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則謂之  
邑此不刊之典也况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  
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  
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  
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  
京之制居民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  
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

騰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  
必令四民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  
僞志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  
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  
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  
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  
混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  
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齒任意所從其走起舞  
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



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  
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  
伎作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  
効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是以士人同處則禮  
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  
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與  
開伎作宦途得與膏梁華望接閑連薨何其略  
也此愚臣之所惑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  
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

而闕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  
華之稱且以招誘邊民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  
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疑惑書  
記錯亂區宇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  
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併合  
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併省今人口  
旣多亦不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  
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  
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



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為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錦綺僮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實多如不悛革豈周給不繼富之謂也愚謂事有可賞則明旨褒揚稱事加賜以勸為善不可以親近之昵猥損天府之儲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而今給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長矜爭之心恣誼囂之慢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

論甄琛明黨

王詳

臣聞黨人為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以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於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恩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以增光鴻猷於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况趙脩奢暴聲著內外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曾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以為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



正四之官七品之第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  
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衛將軍黃門郎李憑  
相為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釁彰方加  
彈奏生則附其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  
為己力仰欺明廷俯罔百司其為鄙詐於茲甚  
矣不實不忠寔合貶黜謹依律科徒請以職降  
其父中散實為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旣  
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  
交遊之道不依恒度或晨昏從就或吉凶徃來  
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託  
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  
諛獎勵忠槩請免所居官以肅風軌



述身賦

李諧

夫休咎相躡禍福相生龜筮迷其兆聖達蔽其  
 萌覽成敗於前迹料趨捨於人情咸爭途以走  
 利罕外已以逃名連從車以載禍多廐馬以取  
 刑豈知夫一介獨往乃千乘所不能傾伊薄躬  
 之悔吝無性命之淑靈藉休庸於祖武仰餘烈  
 於家聲徒從師以下學乏遊道於上京洎方年  
 之四五實始筮之弱齡爰釋巾而從吏謬邀寵  
 於時明彼闕二之赫赫乃陋周而小漢帝文篤



其成功我武治其未亂掩四輿而同軌穆三辰  
而貞觀威北暢而武戡鼎南遷而文渙異人相  
趨於絳闕鴻生接武於儒館總羣雅而同歸果  
方員而殊貫伊濫吹之所從初竊服於宰旅奉  
盛王之高義遊兔園而容與綴鴻鷺之末行連  
英髦之茂序及伯舅之西伐赫靈旗之東舉復  
奉役於前轅仍執羈於後距迫玄冬之暮歲歷  
關山之遐阻風激沙而破石雪浮河而漫野樂  
在志其無端悲涉物而多緒俄官車之晏駕改

乘轅而歸予屬推恩之在今自傍枝而禔福既

獻

闕

以命宗叨微躬於侯服禮空文於頽饗賦

無征於湯沐思守位而匪懈每屏居而自肅忽

忝命於建禮遊丹綺之重複信茲選之為難乃

上應於列宿陽源猶且自免何稱仲治與太叔

余生

闕

之蕭散本寓名而為仕好不存於吏法

才實疎於政理竟火燭之不事徒博奕其賢已

竊自託於諸生頗馳騁於文史通人假其餘論

士林察於

闕

理乃妄涉於風流遂飾輩於士子



且以自託闕四字雖邇侯塵滓而賞許雲霞栖  
閑虛以築館背城闕而為家帶二學之高宇遠  
三市之狹邪事雖儉而未陋製有度而不奢山  
隱勢於複石水回流於激沙樹先春而動色草  
迎歲而發花座有清談之客門交好事之車或  
林嬉於月夜或水晏於景斜肆雕章之腴旨咀  
文藝之英華羞綠芰與丹藕薦朱李及甘瓜雖  
慙洛水之名致有類金谷之誼譁聊自足於所  
好豈留連於或號思炯戒而自反勗身名於所

贈奉哲后之淵猷讚崇麾於華輿豈千乘之乏  
使感一眄之相勞竟不留於三月因病滿而休  
告彼東觀之清華乃任隆於載筆蔡一去而貽  
恨張再還而有述忽牽短而濫官司惇史於藏  
室慙班子之繁麗微馬生之簡實復通籍而延  
寵陪帝扃之華密信儀鳳之所棲乃絲文之自  
出歷五載而徘徊猶官命之不改謝能飛於無  
翼故同滯於有待晚加秩於戎章乃闕號之斯  
在屬運道之將季諒冠履之無碍奄昇御於鼎



古文世編 卷之六十一 八十四  
湖忽流哀於四海昔漢室之中微皇統於是三  
絕暨孝昌之陵陂亦繼闕而禍結將小雅之詩  
廢復三綱之道滅思跼踖於時昏獨沉吟於運  
閉遂退處於窮里不外交於人世及數反於中  
興驅時雄而電逝既藉取亂之權方乘轉圓之  
勢俄隙開而守廢遂冠冕之毀裂彼膏原而塗  
野嗟衛肝與嵇血何古今之一揆每治少而亂  
多盧遁身於東掖荀窘迹於南羅時獲逃於闕  
阜仍竄宿於巖阿首丘急於明發東路長其如

何邊登舟而鼓枻乃沿洛而汎河驚寸陰於不  
測競征鳥於歸波時在所而放命連百萬於山  
東何信都之巨猾若封豕與大風肆吞噬於紫  
距咸邑燼而野空徑黎陽之寇聚迫崖壘之風  
隆躁通川而鼎沸矢交射於舟中備百罹於茲  
日諒陳蔡之非窮乘虎口而獲濟陵陽侯而迅  
往得投魃於濮陽實陶衛之舊壤望鄉村而佇  
立曾不遙之河廣聞虜馬之夕嘶見胡塵之晝  
上王略恢而廟勝車徒發而雷響扇風師之猛



氣張天畢之層網裁一鼓而冰銷俄氛稜之廓  
蕩昔蘧生之出奔覩亡徵於亂政及季子之來  
反乃君立而位定伊吾人之蕞爾本無僣於衰  
盛忻草茅而偃伏且優游於辰慶復推斥於宦  
流延光華於璽命甫聞內侍之忝復奉優加之  
令何金紫之陸離鬱貂玉之相映時權定之云  
初尚民心之易擾何建武之明傑茂雄姿於天  
表忽靈命之有歸藉親均而爭紹師出楚而颺  
發旆陵江而雲矯闢閭闔之崢嶸端冕旒於億



